州剡傳午

gift

文要殿從傳

冊主人道谷趙氏宅

史要聚選卷之八

列傳上

伯陽父　周太史　宣王聞𡟱弧箕服之謠問陽父對曰凡謠言上天戒人君命熒惑星化小兒造謠此必有女主干政矣　遇龜宮婢生女棄之王使伯陽父布卦詞曰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犬逐笑哭悲喜之象羊未也馬午午未之年　幽王時三川震岐山崩陽父歎曰岐山乃太王發跡之地此山崩周將亡矣

潁考叔　潁谷封人素有孝行見鄭莊公遷母進鴞羹曰此不孝之鳥也莊公黙然賜蒸羊考叔懷肉曰將進老母公悽然曰進掘地及泉之計　執蝥弧大旗公喜曰真虎將也　伐許與子都爭車被殺

子都　鄭公族大夫名公孫閼字子都乃男中第一美色少年將軍也伐許時見潁考叔挾輈以走先登許城忌其有功暗發冷箭倒下

孔父嘉　宋殤公用孔父嘉失軍律爲鄭莊所敗宋太宰華督流言用兵皆孔司馬主意使軍士殺之孔有繼室魏氏美艶爲華督所逼結項死子名木金父年幼其家臣抱奔魯孔子其六世

祭也
鮑叔牙　與管仲結為死生交仲謂曰君二子為嗣者非糾則白
吾與爾各傅一人若嗣立之日互相薦舉　囑公孫隰朋襢車
戴仲來
宮之奇曰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虞公不聽
公孫枝字子桑晉人仕於秦穆公問曰子桑在晉必知百里奚何
等人枝曰知虞公不可諫而不諫是智也不臣於晉是忠也有
經世之才不遇耳公曰安得而用之枝曰臣聞奚之妻子在楚
必歸於楚使人訪之在海濱牧牛公欲以重幣求之枝曰不可
若以重幣楚必知其賢而用公乃以五羖之皮進於楚請贖歸
楚之送奚　枝有萬夫不當之勇
里鳧須又曰頭須　文公過曹頭須盜文公資而亡文公餒不能
行及反國國人多不附頭須造見文公使人責之頭須曰君沐
耶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公召見頭須曰臣之為賊大矣
赦與驂乘使民視之則安矣如其言
介子推　劉[illegible]　性耿介見狐偃居功之語心懷鄙薄恥居其列
身將隱焉曰用文之不德則其穢鋋（疾走貌遊 死疾也）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乎負毋隱綿上子推舊隣解張者

潤書文公驚悟求不得焚山子推抱木而死公環封之名曰介

山 晉文焚林有白鵶繞烟而噪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臺名

曰思烟臺鵶在介山數百里不復識綱羅呼之曰仁烏 衰末

優歌子推隱而自作

臧文仲(魯公孫辰)孔子曰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不知

者三祀鶢鶋居蔡山節藻梲縱逆祀也不仁者三展禽在下位

閉六關禁絶來遊妾織布與民爭利也 公欲焚巫尫文仲曰

非旱備作虗器

狐突 晉獻寵驪姬姬譖申生突知將亂稱疾杜門不出 賈勃

鞮將刺重耳大驚賂使傳報於重耳(出奔)在重耳與狐毛(突子)狐

偃適齊 突教子以忠

畢萬 初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屯險)比入(比親)所比

入(比親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獻公賜名萬(魏)卜偃(掌卜)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蹇叔 餘人後居宋鳴鹿村 一百里奚遊齊至銍與談時事應對

如流奚為秦相薦蹇叔迎於宋叔與其子白乙丙始酣字至秦公問策叔曰伯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撫雍渭之衆以召諸戎而諸戎服然後以俟中原之變公大悅封為右庶長白乙丙為大夫　諫伐鄭　番番黃髮

僖負羈曹大夫也重耳過曹公不接重耳負羈諫不聽負羈曰重耳重瞳駢脅大貴之徵歸語其妻妻呂氏曰妾適見公子過其從者皆英傑也公子復國必伐曹玉石俱焚悔之無及備飯藏璧於中以進公伐曹戒士無令入僖負羈宮

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自鄭寓於齊之盧村號盧醫少時有長桑君來寓緩知其異人厚待之長桑君感之授以神藥以上池水服眼目明暗中見鬼雖人在墻壁亦能見之視病洞見五臟六腑扁鵲黃帝時名醫人號盧醫為扁鵲扁鵲曾遊虢值太子暴死教其弟子陽厲用砭石針之甦生至齊謁桓公曰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將深公曰無疾五日復見曰病在血脉公不應五日復見曰病在腸胃宜速治公不應五日復見退而却走曰病在骨髓夫腠理湯熨所及血脉針砭所及腸胃酒醪所及骨髓雖司命奈何過五日公病扁鵲逃去

伯牙 善鼓琴操遊鍾 學琴成連子見海山窈冥得妙調 鍾
子期聽音知志在山水 鍾死絶絃終不鼓琴
伯樂 孫陽 作相馬經 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一顧
價增三倍 薦九方臯於秦穆公
甯俞 甯武子 文公有道無事可見成公無道失國竭忠濟君
免禍保身邦有道知邦無道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 成公
與元咺訟不勝晉執歸京師置諸深室使醫酖之武子賂醫薄
酖納玉於王與晉釋歸
浮邱伯 作相鶴經云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
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
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于天故其頭赤食
于水故其喙長棲于陸故其足高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
而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
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驥也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
疎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鳳翼雀毛則喜飛龜背鱉腹則
能産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狐毛狐偃 晉文公使狐毛狐偃徙賤土築造王宮照依明堂之

制有明堂賦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嵬峩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靈啓朗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南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虎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屛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屛之左而遥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旂豹纛抑揚而相錯肅肅沉沉靈崇邃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而當軒見八紘之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之歸心

燭武　仕於鄭三世武不遇居家年七十晋文公與秦穆公圍鄭急鄭公手足無措強請燭武往說穆公武至秦塞不得入乃大哭穆公欲斬之武面無懼色徐言曰秦晋合兵臨鄭鄭亡則晋強晋強則秦弱爲人無地以自弱其國智者不爲也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許君既入而旋背之君所知也君之施于晋累世矣晋無分毫之報君不聞虞虢之事乎以君之賢智而甘隨晋

之術中山臣所以咒也穆公聳然色動遂退兵

蘧瑗字伯玉　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　不對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而出可謂善處亂世　夜過宮門必下車

冀缺晉郤芮子郤缺也耕於冀野妻饁以午餐雙手捧獻侍立於旁缺歛容接之相敬如賓　身長九尺隆準豐頤聲如洪鍾音臣薦於文公置其父罪而用鈉貶宮鈹殺公

弦高鄭商人以販牛爲業有忠君愛國之心　排患解紛之略無入薦引屈於市井販牛往周聞秦來襲鄭星夜奔告鄭國教使準備自打點犒軍之資備牛數十頭至滑見秦軍高叫曰鄭有使臣因謂孟明曰寡君聞將軍出師故使下臣高遠犒從者孟明知鄭有備遂移兵

韓厥　獻子　自幼育於趙盾家秦攻晉盾爲大將厥爲副忽有乘車沖入軍中者厥怒欲斬御者泣曰相國之命厥曰我知軍法不知相國毀其車盾禮之曰執法如此不負吾舉矣乃謂諸將曰韓必執晉政後其昌矣　欒書中行偃執晉厲公召厥助之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況君乎

蘇從　楚莊王三年不出令日夜飲樂從見王大哭曰臣哭夫身死而國亡也王曰明知諫之必死而欲入犯之不亦愚乎從曰臣之愚不及王之愚之甚也臣之愚不過殺身後呼為忠臣王之愚尤為匹夫而不得王乃絕鍾鼓之懸遂聽政

董狐　晉太史時趙穿伏甲士刺殺靈公董狐寫秋七月乙丑趙盾殺其君夷皐於桃原盾大驚曰太史誤矣狐曰相國出未越境又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可改乎曰吾頭可斷此簡不可改

王孫滿　周定王使滿勞楚莊王時揚威觀兵莊王問曰聞大禹鑄九鼎三代相傳以為世寶鼎形大小輕重何如滿曰三代以德相傳豈在鼎哉若其有德鼎雖小亦重如其無德雖大亦輕成王定鼎于郟鄏洛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命有在鼎未可問也

養由基　字養叔楚人　官廐尹　稱為神箭時鬪越椒謀叛與越椒較射由基放一箭直貫其腦　百步穿楊葉以一二三字記之依次而中不差矣時潘黨亦為楚之將不睦與較藝潘黨射穿疊甲七層由基送箭穿去潘黨之箭穴不失毫釐潘黨歎不及矣荊山有通臂猿善接矢見由基啼號一發中猿　晉楚接戰楚王為魏錡矢中左目王呼神箭將軍賜二矢一箭射殺綠袍

乩髯者是呂錡也以一矢復命

公子宋鄉與歸生入見靈公宋食指自動示歸生曰是日必嘗異味入朝見縛黿相笑公問故以實對公戲曰驗不驗在我烹黿而羹賜百官一鼎告之宋不得食宋請公前以指染其鼎取一塊肉啖之

解揚譖文楚伐宋造樓車見知城內事宋告急于晉〻使解揚往宋被楚所獲莊王曰宋破在朝夕汝反言汝国不來救宋絶望必降封汝縣公解揚佯諾升樓車上呼宋人曰我晉使解揚也被楚所獲使我誘汝出降切不可我主公亭大軍來救不久必至莊王責以無信欲斬解揚曰臣有信矣若全信於楚則失信於晉假使楚臣背其主言而取賂於外国君以為信乎臣請誅以明楚之信在外不在内也王縱之

魏顆魏犨之子與秦將杜回爭潞地顆聽耳邊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乃於青草坡使魏錡埋伏杜回果來伏兵四起杜回一步一跌顆見一老人將草挽結因活捉杜回是夜夢老人告曰我祖姬之父爾用先人之治命善嫁吾女故結草獲回將軍當顯榮子孫貴為王侯盖犨有愛妾祖姬每出征謂曰吾若死汝當擇

良配嫁之及病篤曰此女必殉吾葬及卒顆曰當從治命葬後擇士人而嫁之有此結草之報

荀林父　中行桓子　晋以荀林父為將救鄭至黃河已聞鄭降楚欲歸副將先穀請戰為楚所敗楚將潘黨請收晋尸築京觀莊王不聽使韋掩埋遺骨為文祭祀荀林父請死士貞曰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得善察盜者郤雍問之雍曰吾察其眉睫之間見市物有貪色見市人有愧色聞吾之至有懼色是以知之

羊舌職　謂林父曰郤雍治盜盜未盡獲而死期至矣諺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慝者有殃眯察能料而求盜贓犯之物之惡矣一人之察不可盡羣盜而令雍盜之力及可以制郤雍不死何為雍果死於盜　晋景公問弭盜羊舌職曰夫以智禦智如用石壓草草必鑄生以暴禁暴如用石擊石石必兩碎弭盜之方在乎化其心術君擇善人顯榮于民上不善者自化何盜之足患公問曰晋之善人誰為最對曰士會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義和而不諂廉而不驕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及士會勝狄而還周定王賜位上卿封於范范氏始焉士會專以教化勸民奸民逃

〻奔秦国

伍參　〻楚莊聞晉救鄭欲退師參曰不可臣料之審矣晉諸將帥令不一敗之効也以一国之王避晉之諸將乎莊王曰寡人雖不能軍何出晉臣之下乎遂進大破晉師王嘉參之謀用為大夫伍舉伍奢即其後也

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也衛侯因于奚有救孫良夫之功欲以邑賞于奚奚辭曰願受得賜曲懸繁纓以光寵於搢紳之中足矣按周禮天子樂四面皆懸謂之宮懸諸侯之樂止懸三面獨缺南方謂之曲懸亦曰軒懸大夫則左右懸耳繁纓乃諸侯所以飾馬者二件衛侯笑而從之孔子修春秋以為惟名器分別貴賤不可假人

高固齊將也請于頃公曰齊晉交兵未知晉人之勇怯臣請探之乃單車徑入晉壘挑戰有末將自營門而出高固取巨石擲之正中其胷倒于車上固騰身跳在晉車上手攬轡索馳還齊壘周圍一轉大呼出賣餘勇各軍皆笑晉軍覺而逐之無及矣

逢丑父　鞌地之戰齊侯為晉郤克所圍〻之三匝逢丑父謂頃公曰事急矣主公脫錦袍繡甲與臣穿之主公服臣之衣執轡

于傍如有不測臣當代死君可脫也頃公依其言及至華泉韓
厥追到見錦袍繡甲認是齊侯手攬馬轡請欲御歸丑父詐稱
口渴不能答言以瓢授齊侯曰丑父可為我取飲齊侯假云華
泉水濁更取清者遂繞山右而遁郤克將斬丑父丑父大呼曰
晉人聽吾言自今無有代君任患者丑父免君于患今且為戮
矣郤克不殺

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誠得他兒詐稱趙孤吾抱往首陽
山汝當出說孤兒藏處屠賊得僞孤則真孤可免矣程嬰曰吾
新生一兒可以代夜抱其子付杵臼出揚言與我千金告趙孤
屠賈問知與程嬰往山見杵臼曰老司寇知孤兒在與來取速
速出獻杵臼大罵曰小人哉程嬰汝貪金而殺孤子屠賈殺杵
臼及兒賜金嬰〻泣請收葬趙氏一門之屍　朔之妻莊姬成
公女有孕而入宮中屠賈訪不得初朔謂莊姬若生男當名曰
武武可報仇杵臼程嬰使人通信于莊姬〻知其忠義寄書武
字遁出乃知生男韓厥受知于宣孟舊矣素心腹門客假作醫
看莊姬病將程嬰所傳武字粘於藥囊上莊姬會意以兒暗置
藥囊出去厥付程嬰〻孫己子入盂山匿後厥請立趙後親往

盂山迎武程嬰為御引入宮公斬屠岸賈盡滅其族立武程嬰
曰今立孤報仇豈貪富貴令杵臼獨死遂自刎
郤克駒伯　獻子　晉使克使齊古克目瞎齊公使瞎者為御過
臺下聞婦人笑於帷中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渡河
請八百乘伐齊傷於齊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左
并轡右援枹而鼓焉齊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赦丑父
伯州犂號郤宛晉厲公信三郤之譖殺伯宗伯宗之子州犂奔楚
為太宰楚伐鄭晉救鄭楚王直逼晉營不見動靜問州犂曰子
晉人必知其情登轈車使州犂立側王問曰晉兵馳騁左右何
也對曰召軍吏也王曰羣聚于中軍對曰合為謀也又曰忽然
張幕何故對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曰今又撤幕對曰將發軍令
又曰軍中為喧飛塵不止對曰塞井平竈為戰地又曰軍皆駕
馬將士升車曰將結陣又曰升車何以復下曰將戰禱神又曰
中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曰欒范士燮[illegible]之族夾公而兩陣不
可輕敵也
師曠字子野從幼好音若其不專以艾薰瞎其目專意音律氣候
盈虛陰陽消長天時人事風角鳥鳴審驗無差為晉侯深信行

軍必相隨平公七十欲學琴恐晩曠曰日暮豈不秉燭耶臣聞
少而學者如日之明壯而學者如日之中老而學者如炳燭之
明　吹律識南風之不競　聞衛樂師鼓琴知得濮水神音
平公使奏清徵一羣飛鶴來鳴且舞公又請奏清角雲起風發
簷幕裂屋瓦飛揆雷雨注平公恐懼　虒榆地名頒石十餘祖言
公問曠曠曰石不能言乃鬼神憑之夫鬼神以民為依民怨則
神不安今君崇宮室竭民之財石言在是矣　季孫遂營昭公
晉公問曠曠曰其君有罪
祁奚　乘馹救叔向　年七十致仕晉悼公問誰可代卿者對曰
莫如解狐公曰狐卿之仇何以舉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仇又問
解死有何人曰其次莫如午公曰非卿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
問臣之子公曰羊舌職死卿為擇其代對曰職有二子曰赤曰
勝二人皆賢公從其言
魏絳　司馬　晉悼公　誰臣皆言山戎可伐絳獨曰不可今諸侯
初合大業未定若與兵伐戎楚必乘虛諸侯叛夫戎狄禽獸也
晉諸侯兄弟也得禽獸而失兄弟非策也因曰和戎之利有五戎
與晉隣賤土貴貨我以貨易土可以賄地侵掠既息邊民安意

耕種以德懷遠兵車不勞戎狄事晉諸侯畏服我無北顧之憂得以專意于南方其利五也及使至無終國國王喜以土宜獻絳絳不受諸戎信加敬重　楊干晉公弟越次成列絳斬其御

荀罃號智武子父荀首食采于智　晉悼公問收鄭之策罃曰欲收鄭必先弊楚之又曰兵不可數動數動則疲諸侯不可屢勤屢勤則怨內疲外怨以此禦楚難也臣請以四軍之衆分而為三將更番出入楚之進則我退楚退則我進以我之一軍牽楚之全軍彼求戰不得求息不得我無暴骨之凶彼有道塗之苦楚之可疲鄭可固罃為元帥堅大旆元帥智以智字別之

叔梁紇為魯將從晉攻偪陽隨諸將攻西門只見懸門不閉及入忽聞城上一聲將懸門當着叔梁紇頭頂上紇舉手托懸門其重千斤待晉軍退盡大叫道魯名將叔梁紇在此有人要出城趁我不放手快出城遂雙手一掀懸門便落了紇回至本營九女而一男病晚生孔子

萇弘忠而見殺　蜀人藏其血三年化碧

杞梁臨淄人有勇齊莊公賜以一車將攻莒梁歸告其母母曰汝勉之君命不可逃也梁乃與華周為前隊先五乘之賓以一乘

挺身出馳去大呼曰我二人乃齊將也誰敢與我决鬬與莒黎比公戰勝還為黎比公火溝所阻被亂箭射死其妻孟姜來迎夫屍歸

叔向羊舌職子羊舌肸也字叔向以欒盈之故其庶弟叔虎作亂向兄弟被囚時欒王鮒字叔魚來見慰曰勿憂吾見主公必當力請羊舌肸默然其兄羊舌赤責之叔向笑曰死生命也若天意降禍必由祁老大夫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豈獨遺羊舌氏乎祁奚聞叔向被囚乘車連夜入都叩門見范匄曰老夫為晉社稷存亡而來因曰賢人社稷之衛也羊舌職有勞於晉其子赤肸能嗣其義豈不惜哉昔郤芮為逆郤缺升朝父子之罪不相及況兄弟乎子以私怨殺之社稷危矣向蒙赦不見祁逕曰彼為社稷何謝焉

欒盈晉欒氏自欒賓欒成欒枝欒盾欒書欒黶至子欒盈頃計七代卿相貴盛無比盈自少謙恭下士散財結客故死士多歸薗身心腹者多與范氏有隙范鞅密奏平公請逐欒氏范匄曰遣盈往築著城去其黨可圖也　盈曰君命不可辭也盈如有罪其寧逃死如其無罪國人將衛孰能害之盈去三日羣臣合計

逐之
季文子名行父　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節　三思而後行　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忠矣
鍾儀　隕公　楚囚南冠　操南音　楚隕縣大夫也鄭人囚之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　南冠而縶者誰也曰伶人也先父之職官敢有二事范文子曰君子也
臧武仲又曰臧紇　以防求為後於魯　子曰武仲之智文之以禮樂可謂成人　救鄭敗於狐駘國人頌之曰臧之狐裘敗之於狐駘國人迎喪者皆髽
古冶子　勇力之士也齊景公圖霸欲觀晉昭公為人東萊如晉以古冶子從行方渡黃河忽風波汹湧有大黿舒頭開巨口銜景公之左驂馬入於深淵景公大驚古冶子解衣拔劍躍入水中少頃古冶子左手挽驂馬之尾右手提血赤黿頭而出公曰真神勇也厚賞之
田開疆　齊公以為將伐徐大戰于蒲隧斬其將獲甲士五百餘人

公孫捷面如藍染目睛突出身長一丈力舉千斤田開疆薦于公
公見而異之與之獵桐山忽有白額虎咆哮飛奔而來公孫捷
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頭皮右拳一打即死公嘉其勇公并
三人各立五乘之賓而以旌之三人結為兄弟號三壯士挾功
恃勇口出大言簡慢公卿公惜其才勇姑容之晏嬰以二桃殺
三人

孟獻子仲孫蔑　有友五　魯國社稷之臣若朝亡之魯必夕亡
左美其室向戍責之

子罕　樂喜　司城氏　不受玉　邑中之黔　罕聞子皮之餼
民飢曰隣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出公粟以貸貸而不書宋無
飢人

子皮名罕虎　展子　代父為上卿　鄭飢而未及麥民病饑國
之粟户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　宰子產嘆曰夫子知我

伍員字子胥監利人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眉廣一尺目光如電有
扛鼎拔山之勇經文緯武之才乃世子太傅連尹奢之子棠君
尚之弟　伍奢聞子廷得之言曰楚君臣且苦兵矣遇申包胥
謂曰楚王殺吾父兄吾將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追

者在後追不得脫至江子胥呼漁父渡我漁父歌曰與子期乎
蘆之漪子胥潛身於深葦有頃父持麥飯鮑魚羹盎漿因歌而呼
蘆中人衛之胥解□劍以與漁父曰今楚之令得伍子胥者賜粟
五萬石爵執珪豈取鈎乎胥問姓漁父曰兩賊相得得形於
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無相忘胥誡無
令露漁父諾行數步顧視漁者覆船自沉乞食溧陽女子擊綿
江上胥曰可得一餐乎女發簞飯餐之胥已餐去曰無令露女
自投於瀨至歷陽山過東皐公得關度昭關之術昭關識索
吳市吹篪　鞭楚之尸三百　代鄭闘蘆中歌悲師　過溧陽百
金置水中　薦孫武子　諫王不聽舉衣而出　鋼鏤無眼不
識人　墓横　人謂水仙　潮頭白馬　杭州子胥廟封英烈
王　坡詩一酹波神英烈君
申包胥　自郢都破後避在虎陵石鼻山中聞子胥掘墓鞭尸致
書責之曰子宜速歸吾當踐復楚之約子胥謂來使曰為我口
謝忠孝不能兩專日暮道遠故倒行逆施包胥晝夜馳奔雍州
七日七夜號哭乞師得兵救楚以舟師迎昭王於隨王之不受
爵挈其妻子逃曰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冒功吾實恥之

入深山不出

田稷 稷子相齊受下吏金百鎰遺其母母責曰為臣不忠是為子不孝不義之財非吾取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子大慚自請詳於宣王王奇之大賞其母之義以公金賜之赦稷子復相

西門豹性剛佩韋自戒為鄴守見閭里蕭條召父老問故皆曰苦為河伯娶婦河伯即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歲納一美婦則年豐穀熟皆巫覡所倡也里豪廷掾與巫覡賦民數百萬錢為費豹曰神既有靈當嫁女時吾亦往具衣冠臨河三老豪户父老巫覡咸集豹呼河伯婦視之謂巫嫗曰此女不佳煩大巫為我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抱老巫投之河良久豹曰嫗老不幹事尚不回話弟子為我催之復使吏卒抱弟子投之又嫌其遲更投一人豹曰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入白吏卒舉三老推之河豹簪筆磬折向河恭敬以待豹因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煩得廷掾長者以告廷掾豪叩頭流血告哀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問女爾曾當償命衆人皆叩頭謝罪豹曰有再言河伯娶婦者令其人為媒巫風遂絕　通漳渠灌民田

孔穿孔子玄孫自魯適趙趙有公孫龍論臧三耳穿不應平原君問穿穿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君將為從易而是者乎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君之辭理勝

孔斌穿之子字子順魏王聘以為相斌改嬖寵之官以事賢賞無任之禄以賜有功 陳大計不用稱病致仕人曰子其行矣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不義所以不入乃歎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騶忌 齊威王聽音樂不修國政騶忌求見王曰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特來求見王召見賜坐進琴忌撫絃不彈王曰不彈何也對曰臣所知者琴理也王曰琴理如何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歸正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其音以緩急為清濁濁者寬而不亂君道清者廣而不亂臣道也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文絃為少宮武絃為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政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如此王曰善哉忌曰今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王撫國不治恐無以暢萬

民之意也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聞命矣忌因勸王節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織經營霸王之業王大悅拜為相國　淳于髡與之爭辯再拜而退服其大才

騶衍著終始大聖之篇及五德之運十餘萬言是以重於齊遊梁適趙如燕燕王曾郊迎尊禮甚厚

樂毅羊之孫賢而好兵為魏使燕燕王禮待遂委質王為亞卿任以國政　率趙楚魏兵伐齊長驅入臨淄取寶器輸燕求齊遺民而禮之祀桓公管仲封王蠋墓虜莒即墨三年未下　奔趙趙王欲與伐燕泣曰臣之昔事燕猶今之事大王也　報上惠王書曰齊器設於靈臺大呂陳於元英曷返于磨室薊丘植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　漢高帝過趙問毅有後乎封毅之孫叔號曰華成君見七

甘羅茂之孫事秦相呂不韋不韋欲使張唐往相燕結好唐不肯不韋再三強之終不起甘羅請往不韋怒叱曰我親往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羅曰昔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年十二長於橐五年試臣而不效叱臣未晚如何輙量天下之士遽以顏色

相加哉乃遣之羅往見唐曰特來弔君耳昔武安君不聽應侯
而死於杜郵今君不聽文信侯則此武安之所以不容於應侯
者而請文信能容君乎君之死期不遠矣張唐瞿然有懼色遂
許之

王孫賈 失王之處 聞其母倚門之戒乃入市呼曰與我共誅
淖齒者袒右一市人從者四百人遂攻淖齒殺之迎法章立之

觸龍 為左師時秦攻趙趙求救於齊齊請以長安君為質則乃出
兵太后不肯群臣強諫后怒左師入見徐曰臣病足久不見
太后王體如何后曰惟恃粥食飲如何曰惟粥耳后顏色稍解
龍曰臣有賤息年少願託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龍曰甚於婦
人老臣竊以媼愛子不如燕雖送燕祭必祝為之計久遠今長
安君位尊無功令使有功則可矣后許諾

呂不韋 陽翟大賈 見異人奇貨因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
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耶不韋曰吾門待子而大 作春
秋掛咸陽市上懸金曰有增損一字予之 胡氏曰青陽總章之
制豈可盡信乎月令紀天子春居青陽秋居總章

荀況 又曰荀卿 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王之前曰兵要在附民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知子弟之衛父兄手臂之捍頭目而無復曾
腹故兵要在附民　又以六術五權三知論之

范增居巢人七十好奇計　請立六國後　舉玦　撞破玉斗
骨歸　乞骸　乞葬楊真人真人責之

周昌沛人　入奏事上擁戚姬昌還走上使人逐得問曰我何如
主對曰桀紂主也上笑之　為人口吃期期不奉詔　上命為
趙相昌泣曰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

叔孫通　陳涉之起諸博士皆曰人臣無將將則反願急發兵擊
之二世怒通曰今明主在上安有反者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
齒牙間哉二世悅諸生曰何言之諛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
口乃亡去之薛　嘗儒服漢王憎之及變服服短衣楚制　綿
蕞習禮　惠帝作複道通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
出游高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願陛
下為原廟（重廟之謂）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廣益宗廟大孝之本上
從　奏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
桃獻宗廟上許之　制禮儀襲秦故儀竊禮之糟粕偕俗取寵

婁敬齊人　嘗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衣褐見上說徙秦中上即

日西都賜號婁姓劉氏號奉春君 從見匈奴還報曰不可擊
請徙六國強族於關中以備變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從之
朱建事惠帝文帝建州人爲英布相布欲反建諫不聽 爲人刻廉剛
直行不苟合義不苟容 呂俟欲知建建不肯見
石奮事高帝文帝景帝趙人高帝時年十五爲小吏帝愛其恭敬文帝時爲
太子太傅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爲萬石君 過宮門下車見
路馬必式子孫爲吏來謁奮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不譴責讓
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 上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竇太后曰奮家不言而躬
行以長子建爲郎中少子慶爲內史丞相
馮唐事文帝景帝趙人以孝爲郎中帝輦過郎署謂唐曰吾居代時尚
食監高祛數言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知之乎 對曰齊尚不如頗牧因言魏尚曰尚爲雲中守出私養
錢五日一殺牛饗軍匈奴遠避虜一入擊殺甚衆夫士卒起田
中安知尺籍書籍伍符符節終日力戰上功幕府一言不
相應以法繩之由是言之雖有李牧不能用上說令唐持節召
尚復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

袁盎諱聽文字絲楚人　絳侯繫請室獄雖盎明絳無罪　諫刀
鉅之餘同載　攬轡諫上馳峻阪　卻慎夫人座　梁刺客戒
盎備後刺者　善待劇孟　徙安陵　與閭里走馬鬬雞
晁錯諱敍　潁川人　為人峭直深刻　文帝遣錯受尚書於伏生
智囊　上書言匈奴長技中國長技　請削諸侯地
張釋之諱敞　廷尉　諫拜上林嗇夫官　棄市玉環盜　劾太子
梁王不下公門　上使慎夫人倚瑟歌曰以北山石槨用紵絮
斮陳桼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無可欲雖
無石槨何戚　跪結王生襪
賈山諱文　潁川人　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諫除鑄錢令
直不疑諱　文南陽人　為郎同舍郎有告歸誤將其同舍郎金去
已而其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歸金亡金郎大
慙　學老子不好立名為官惟恐人之知其為吏跡也　初為
御史大夫以擊吳楚之有功封侯
鄒陽諱景　齊人　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謀反陽諫不聽遂之梁
被讒在獄上書得出　說王長君使無竟梁獄
韓安國諱景　字長孺梁城安人　為梁使見大長公主泣言梁王

之磬踴車旂帝所賜欲令諸侯令知太后帝愛之也帝乃見

兒寬講武千乘人 治尚書嘗爲傭帶經而鋤休息輒讀 廷尉有疑奏再見却掾吏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奏成讀之張湯大驚 爲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牛車擔負輸租課以最 上議封禪儀諸儒莫對問寬寬曰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上然之

卜式講武河南人以田畜爲牧羊致千頭買田宅 上書輸家財助邊 上使牧羊於上林式布衣草蹻而牧羊羊肥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如牧羊 爲御史大夫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不悅 未必窮一經

張騫講武 出使西域爲匈奴所得傳詣單于留十年常持漢節不失向月支至大宛歸言節竹杖蜀蒟酒汗血馬所出上欲通西南夷乃以騫爲大將軍擊匈奴騫知水草處得以不乏封爲博望侯烏孫康居安息于闐皆通

朱買臣講武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知兩流粟賣薪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文其妻羞之求去 爲會稽守懷印步歸郡邸見其故妻治道呼載後車 悉召故人有恩報之 受記擊破

東越爲主爵都尉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 入關關吏與繻曰爲還當合符軍棄繻去曰丈夫西遊不建節不復還後建節出關關吏曰此棄繻生也時得異木其枝合於上又獲白麟一角而五蹄上異此二物問群臣軍曰衆枝附木示無外也野獸并角明同年也殆將辮編髮之化上奇之 年十八爲博士除諫議大夫 請受長纓以羈南越王頭致北闕下 終童

金 日磾字翁叔本休屠太子以其父不降漢見殺母閼氏俱入養馬賜姓金 日磾母教子有法度上嘉之及死圖畫閼氏於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常拜涕泣 見其子弄兒與宮人戲殺之 賜出宮女不近 莽何羅謀逆懷白刃從東廂上見金稅侯色變遶引內閤觸 閤音閤內 觸寶瑟僵抱投殿下縛之 初見上欲衣香潔自合一香上悅之

蘇 武字子卿杜陵人平陵侯建之子 天[illegible]匈奴單于欲招降武武曰堂堂漢使安能屈於西夷[illegible]雪牧羝羝乳起持漢節 李陵至說武曰吾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 聞上崩號哭嘔

血朝夕哭臨 及歸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
室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因起舞作歌泣數行下至國
詔武奉大牢謁武帝陵 見上
鄭當時禘祿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之間常置驛馬以請
賓客爲大司農戒門吏客至無貴賤亡留皆入 與汲黯列爲
九卿以議田蚡竇嬰事貶爲詹事、其推轂皆賢士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 汾陰得鼎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
曰非周鼎周德上昭天下漏地無所不通鼎爲周出故曰周鼎
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天瑞自至
故寶鼎爲漢出乃漢鼎也
徐樂無終人上書曰陛下事遊獵馳騁金石絲竹之音不絶於耳
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名何必夏殷俗何必成康誦以天下
爲務則可致至治矣然則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也
嚴安臨菑人 上書曰今中國無犬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必快心於匈奴非所以
安民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且兵久
而變生事煩而慮多可以罷兵而安邊矣

劉屈氂奉造田氏為高寢郎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白頭翁教臣上大感悟曰父高廟神靈教我賜姓封富民侯　初千秋老上優禮之得乘小車入宫故號曰車丞相

王訢晞栽濟南人為被陽令暴勝之為繡衣御史持斧逐捕盜賊過被陽以事欲斬訢訢解衣伏質仰言使君擅生殺之柄威振郡國今復斬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相結薦為右扶風後為丞相

路溫舒諫言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牒編寫書稍習求為獄吏因學律令能通詩書舉孝廉為山邑丞　宣帝立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省法制寬刑罰

張安世湯子字子儒　別識無名錢鉅萬數人臣執政何長短而而自言乎　上幸河東尚書亡三篋問莫有知惟安世具記其事以相校無所遺上奇之

夏侯勝（事昭宣帝）字長公東平人　昌邑王立勝曰天陰不雨下有謀
上者光聞之勝對以洪範光大驚　令勝授太后尚書　獄中
授黃霸尚書　質朴守正簡而無威儀朝見時謂上君誤學
臣祖字於上前常入侍出道上語於入上責之勝曰陛下所言
善故臣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之耳
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學
經不明不如歸耕　年九十卒太后賜錢素服五日以報師傅
之恩

蓋寬饒（宣）字次公魏郡人　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
短躬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
致醫藥　謂平恩侯許伯曰毋多酌我我酒狂仰屋而歎曰美
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是其哀之　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

傅介子（昭）北地人　責樓蘭王殺漢使　賫金幣揚言賜外國
至樓蘭飲王令壯士從後刺之傳首詣闕懸北闕下

陳遵（宣）字孟公杜陵人放縱不拘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
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　時列侯與遵同姓字者每

至入門曰陳孟公至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時張竦博學通達操行雖異親愛甚深矣遵之詩言竦侯竦封淑德侯　竦作酒箴云酒客難法度譬之於物亦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托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曰吾與爾猶是矣

馮奉世韻謨字子明上黨潞人　往使西域莎車王殺漢使反漢奉世遂以節告諭諸國發兵擊莎車拔之帝欲封之蕭望之不可

蕭望之韻韶字長倩蘭陵人　見霍光備吏卒刀兵裝持而見容曰此舉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　上踰顯賜遣問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曰此蘭陵蕭生耶　張敞上書請民入粟贖罪望之曰如此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矣　為郎有雖數十隨車趨集　恭顯史高謀召致獄朱雲勸令自死

貢禹韻輡字少翁琅琊人　上納其言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食獸　為御史大夫以為上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民生

子三歲則出口錢故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請自今二十出口錢

上從之 上書請選賢進忠誅奸遠佞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則三代可致上乃罷宮館希御幸者減諸宮衛卒

王褒時宣字子淵蜀人 作聖主得賢臣頌 上見褒放獵宮館辭賦日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太子體不安使褒朝夕誦讀奇文疾已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宮人誦之 持節訪金馬碧雞神於益州

楊惲時宣字子幼華陰人丞相楊敞之子司馬遷之外孫告霍氏反封平通侯宣帝在民間相知及即位拔擢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 被詩云今古何殊一貉丘 嘗云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書報孫會宗有詠豆詩 與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

王吉時昭宣字子陽琅琊皋虞人 數諫昌邑王 為諫議時宣帝宮室衣服盛於外戚許史貴寵吉上書諫不納謝病歸 少時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固請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棗

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于公諱宣東海郯人為縣獄吏決平郡中立生祠　告自東海孝
婦無辜太守殺其墓旱三年始雨子定國字曼倩迎師學春秋
執經北面備弟子之禮為廷尉民不冤言飲酒數石不亂
京房轉元字君明頓丘人　治易事焦延壽延壽字贛貧賤好學
為黃門令以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發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必京生也　房數言任巧佞致亂之由直指帷幄之中進退天
下士者而言上不聽　奏考功課吏法　言避卦曰道人始去
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號辛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
為魏郡太守為石顯所陷棄市
辛慶忌字子直狄道人　杜有名臣　時有災異何武上書曰賢
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今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
深遠外夷聞名宜置爪牙之任以弭災殄且備不虞乃拜右將
軍　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儉然性好輿馬鮮明
劉輔號諫河間宗室舉孝廉　諫立趙飛燕曰有德之世考卜窈
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今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上收繫掖庭

秘獄幸廣忌上書救之上乃徙共工獄械死一等論為鬼薪遂
終於家
薛廣德轉元字長卿沛郡相人為人溫雅 直言諫諍曰關東困
極人民流離陛下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音臣誠悼之 帝酎
祭宗廟欲御樓船免冠頓首諫張猛進曰乘船危從橋安廣德
言是也 廣德乞歸上賜安車以為榮懸安車傳子孫
嚴君平名遵蜀人 辭榮處士 成都卜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
閉肆下簾以著周易 富人羅沖為具車馬衣糧平曰子何以
不足助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曰不然吾宿子家人
定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錢自至
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沖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
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
各因其義 揚雄欽重之 餅織女支機石 列仙傳君平為
玉府仙官 誰知天漢上高名懸白日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沉冥
鄭崇轉哀字子游高密人 每諫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
聲 諫封傅太后從弟商上責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
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覈

鮑宣諍諫字子都勃海人　妻桓小君歸裝甚盛宣不悅乃歸侍御更著布衣與宣共挽鹿車即歸提甕汲水　驄馬御史　丁傅并進董賢貴寵宣亟諫願覽五經之文深思天地之戒

李通輔光字次元南陽宛人　以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獨劉伯升兄弟可謀事　布衣倡義助成大業尚寧平公主謚恭欲避勢　初封固始侯後封大司農謚恭侯

耿純字伯山宋子人與從昆弟訢宿植及宗族二千餘人隨光武恐宗家懷二心使訢宿歸燒其廬舍絕其反顧之望　義強弩擊走赤眉　拜東郡後從擊董憲百姓泣請復得耿君

朱祐字仲先宛人　光武召刺奸督諸將以護軍　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　賜白蜜一石問曰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合藥矣其親厚如此

景丹字孫卿櫟陽人與耿況歸光武光武曰吾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　破王郎走之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封櫟陽侯

竇融字周公平陵人　據河西總河西翕然歸之光武即位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但受建武正朔送使奉書獻馬帝賜書河西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復上書曰融雖無識猶

知利害之際豈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哉

朱浮字叔元沛人上書曰間者守宰數易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長吏爭歸詐僞以希虛譽皆尋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極壞如摧長久之業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朝之功願陛下留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上從之自是守牧易代頗簡

郭憲東漢光武字子横河南人 從駕南郊忽東向而含酒三噀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後聞果然 諫征隗囂 諫伐匈奴曰天下疲弊不宜動衆伏地不起上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虛語也

董宣爲洛陽令搏擊豪家強桴鼓不鳴號臥虎 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叱下車殺之 強項令 宣卒上遣使視惟布被覆屍

蔡茂東漢光 上書請令董宣按理貴戚之家 守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輒復失之問郭賀賀曰大殿者宮府之極有禾者人臣之上祿取中穗者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乃所以得祿秩果然

韋彪東漢和明 字孟達平陵人 取人宜以才行不可純以閥閱

衡璣時關也　上書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　著書十二篇號曰
章帝子　彪言宜追錄高帝宣帝功臣記其子孫封何孫熊
宣秉傳 光 字巨公雲陽人王氏擅權隱山不出光武即位拜御史
與司隸尚書并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節儉布被蔬
食瓦器　上嘗見其府舍賜布帛帷帳什物
王丹傳 光 陳遵聘其友親喪甚豐丹懷縑一匹陳於主人前曰此
縑出自機杼遵慚欲結交丹不許　光武拜少傅　侯霸欲結
交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
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陳遵使客怒丹曰
子之絕域贈以不拜欲其不屈也
郭丹傳 光武 字少卿南陽人嘗從師長安買符入關歎曰不乘使
者車終不出關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　為鄉人長者自
代功曹杜詩歎曰明王興化鄉土讓位以丹事編著黃堂以為
後法　守清州以廉平稱明帝時為司徒請直公正
桓譚 光武 王莽用事士皆作符命求媚譚獨自守無言　帝信讖
譚上書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先王所記以仁義正

道為本迹五經之正義屏羣小之曲說上不悅後以讖欲議明
堂譚曰臣不讀讖上怒
鮑永諱光字君長上黨人初為更始大將軍後悉罷兵但幅巾詣
河內帝問卿衆所在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望
富貴故悉罷之　帝叔父趙王良尊貴永以事劾良朝廷肅然
時鮑恢亦抗直不避強御上曰貴戚宜斂手避二鮑　過更始
墓哭盡哀而去
范升諱光字辯卿代郡人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教授後生　與
梁恭邑羌俱修梁丘易　韓歆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帝會君臣於雲臺議之升曰左氏不祖孔子出於丘明師徒相
傳又立其人退而奏曰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詩書不講禮
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
桓榮諱光武字春卿沛郡人師博士朱普普卒榮負土成墳　家
貧無資常客傭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學業益進　天
下亂抱持經書逃山谷中　帝徵桓榮令太子受尚書　拜榮
博士上臨太學會諸儒論難經義榮辨明每以禮讓不以辭長
勝人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嚶嚶頌擊磬盡日乃罷　詔賜

奇果受者皆懷榮獨舉手捧果以拜上笑曰眞儒生也 為太
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嘗會諸生陳其所受曰今日所蒙稽古
之力也 明帝臨辟雍親執業每言曰太師在是

劉平 東漢光武 字公子彭城人 遇亂弟仲為賊所殺平扶侍其母
奔走逃亂仲有遺腹女平抱仲女而棄其子與母俱匿野澤中
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曰為母求菜願歸食母就死賊見
其至誠許之平既食母因白曰義不可欺賊遂詣賊大驚曰烈
士也不忍食子 光武時平為郡吏郡守孫萌為賊所敗平冒
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願以身代賊止曰此義士也萌傷甚氣
絕有頃蘇渴平傾其創血以飲 拜全椒長政有恩惠

趙孝 東漢光武 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
禮久餓羸瘦不如我肥飽賊大驚并放之 明帝素聞其行詔拜
衛尉禮為中丞

淳于恭 東漢光武 字孟孫北海人家有果樹人有侵盜輒助收採又
有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 兄崇將為盜所
烹恭請代得倶免養幼孤教學有過用杖自箠以見慚而改過
天下亂百姓莫事農桑恭常力田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 帝

聞其行拜爵

江革東漢書字次翁臨淄人天下亂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逆言母在辭氣愿款有足感動者賊不忍犯之或指避兵之方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人稱曰江巨孝及母終常寢伏塚廬 章帝敬之拜中郎將每朝會上使虎賁扶持恒目禮之目久視也

第五倫東漢書字伯魚長陵人 王莽末盜賊并起倫與宗族閭里依險固築營壁居之銅馬赤眉之屬不能下 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初舉孝廉補淮陽後為會稽太守雖二千石躬自斬芻妻執炊爨守蜀郡選孤貧志行之士以任之 上書請卻馬寶之獻答或人之問私

孔奮東漢書光字君魚茂陵人從劉歆受春秋歆稱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為姑臧長財產無所補益奉母孝謹必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趙憙東漢書字伯陽南陽人更始立葬陰大姓李氏不下曰願得趙氏憙降之時憙年二十更始笑曰繭栗犢負重致遠耶及李

氏降吏若悅曰卿名家駒也　光武拜爲太僕曰卿非但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鍾離意（聘號帝光武）字子阿山陰人送囚徒河內觧桎梏恣所欲叉與盡一達者　守堂邑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死乃聽歸家殯斂斂畢自歸入獄　交趾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賜羣臣意得珠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上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

宋均（聘號帝光武）字叔庠南陽人初爲伏波監軍及援卒爲制使已矯奉詔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其大帥而降之　守九江郡能捕虎檻穽廢皆渡江而去郡國多蝗災旱蝗飛過九江界且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孫之爲尸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

朱暉（聘號帝光武明）字文季南陽人　明帝舅陰就徙候不見遣丞致禮不受就歎曰志士也爲東平容正朔奉入賀故事少府給璧

喰就為府鄉嗇夫縣不奉璧嗶嘗見主簿持璧往紿曰我聞璧而未觀請見之主簿以授嗶嗶召令史奉王主簿大驚蒼皇謂嗶曰自視孰如藺相如上聞而壯之　為臨淮太守躍用廣行之士報怨以義其不義之因即時僵仆吏民畏愛之歌曰強直自遂

南陽宗季

馬融韓誠續沖　字季長茂陵人　飢困謂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從應鄧騭召　善鼓琴吹笛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嘗笑漢天儀不合召鄭玄笑一轉便決　作廣成頌諷諫時事　南郡禮樂皆東歸　山陽隣留

荀淑韓貢懺中　字季和潁川人　朗陵侯　居西亭里范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八龍儉緄靖燾詵汪爽肅敷　太丘詣朗陵貪儉無僕役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少載着車既至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少坐膝下于時德星東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　所菝韋禍萬牧之中執崇刀筆之吏皆英彥

陳寔韓輔　字仲弓許昌人在鄉里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

院譬曲直退無怨者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召訓子孫曰人可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投地謝罪 為太丘長修德清淨吏民追思之 長子紀字元方子羣字長文弟諶字季方齊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時號三君 寔府辟召羔鴈成羣

李膺[illegible]字元禮潁川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荀淑陳寔是交遊矣荀爽為御歸喜今日乃得御李君 紀綱頹弛獨持風裁士有容接名為登龍門 太學諸生宗而語天下模楷李元禮 與郭有道同舟濟河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 破合社穀會為吏呼嗇季寶坐砌下牛衣上一與言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牛醫兒 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萌乎心 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謂袁奉高曰子國有顏子 戴良曰瞻前在後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夜觀天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未可支也終不出仕 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

每宿逆旅躬自濯掃去後人至從曰郭林宗宿處 隱不諱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蔡邕曰吾為有道碑銘無愧耳

杜密字周甫潁川人 補被宦官子弟好惡者 尚書令 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舉孝廉 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黨禍起繫獄獨不祭臯陶謂獄首陽山不見霍諝或讓曰羊舌不謝祁奚 吳導抱詔泣滂自詣獄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何恨 再拜受教顧戒其子 時有三君八八廚八及等號

張儉字元節山陽人 舉劾侯覽殘暴之罪 黨禍起亡命止東萊李篤家得活及歸不就三公之辟 獻帝朝為衛尉

姜肱見隱逸 道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掠衣服而去肱有藏千錢盜適不見使從者追而與之郡中見肱亡衣服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謝罪還物 政在閹宦浮海出青州賣卜給食通五經明星緯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 蔡邕曰申公禀性玄妙性敏心通親喪盡禮幾於毀滅安貧樂道味德守真方之於邕以齒則長

以德則賢、范滂等非訐朝臣公卿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以爲文學復興、耀獨歎曰昔處士橫議侯王擁篲卒有焚坑
之禍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後滂等罹禍耀獨免
仇香字士良陳留人　爲蒲亭長到陳元家陳人倫　百里非大
賢之路枳棘非鸞鳳之棲　王渙使入太學　郭泰拜曰君泰
之師表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　年四十耕野避雨樹下獨危坐郭泰異之
留容家殺雞供母草蔬對客　泰使勸學成就
孟敏字叔達鉅鹿人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泰勸學
陳紀字元方寔子與弟諶難兄難弟　百城皆圖畫　元方炊
大丘與客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忘炊著箄飯落釜中大
丘曰飯何不餾二人跪曰竊聽忘炊飯今成糜大丘曰爾有所
識否二人更相奪易無所遺失大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太丘與友期日中不至大丘捨去去後客至怒曰非人也
元方七歲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是不信對子罵父是
無禮入門不顧　客問元方何如府君也對曰高明之君也足

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刑忠臣孝子
者乎元方曰昔殷宗放孝己吉甫放伯奇仲舒放符起惟此三
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公忠臣孝子也客慚而退 大鴻臚
周燮 順帝 字彥祖汝南人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非身耕漁則
不食常以孝廉纁帛聘之不起曰修德者度時而動辭疾不就
馮良字君郎作縣吏迎督郵慨然恥之因壞車殺馬裂衣冠從杜
撫學妻子尋跡不得十餘年後乃還鄉以玄纁聘之不起
仲長統 靈帝 獻帝 字公理山陽人 博涉書史贍於文辭倜儻敢言不
矜小節語默無常人謂之狂生 不應召命曰凡游帝王者立
身揚名而名不常存優游偃仰可以自誤卜居清曠乃作樂志
論
崔駰 和帝 章帝 字亭伯安平人 上四巡頌以稱漢德上嗟嘆謂竇憲
曰卿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說未見也上曰公愛班固忽崔
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迎崔駰曰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孫
寔作政論孫有烈
崔烈字成孝 集門生講春秋時服虔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
講時竊聽戶壁間稍共諸生敘其長短烈不測何人素聞虔名

意契之明早徃及未寤時便呼子慎子慎不覺驚寤遂相友善
歷位卿相子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孟嘗 韓 章 字伯周會稽人為合浦大守郡不產穀實而出珠寶前
守多貪貨珠徒於交趾嘗至革弊利民珠復還及遂歸自耕食

孔僖 韓 章 字仲和魯國人 蘭臺令史 帝東巡至魯祀孔子及
七十二人會孔氏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上曰今日之會於
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弊
里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上笑曰非聖人
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郎中

高鳳 韓 章 字文通南陽人 專精誦讀妻之田曝麥庭中誦經不
覺雨漂麥 說仁義遜讓解人爭財 隱身漁釣

華歆字子魚平原人 北海龍頭 欲直并丈夫以此定之華王優
劣 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各題識臨
去曰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各留所贈 王王朗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管仲之後 龍腹 揮鋤不顧金 割席分
坐 漢下大亂避居遼東常著皂帽布裙一榻五十年當膝處
皆穿 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

牛主大慚　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與人臣言教以
以忠人無不化之者　買器分置井上汲水以待自是汲井者
不爭鬭　魏主以安車聘之不就浮海西歸
鄭玄字康成　夢一林花如錦編摘食及寤天下文詞無所不知
人謂綿囊又夢一老父以刀開心於是精通典籍人謂經袖
生書帶草　馬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應劭自贊曰故泰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
之徒不稱官閥應慚　奴婢皆讀書玄怒撻一婢使曳泥中一
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欲註春秋
聽服子慎與人說已註與已同盡以所註與之遂為服氏註
袁紹餞城東欲其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進盃三百餘而
溫克之容終日不怠　夢孔子告曰起起今歲辰來歲已劉董
日歲在龍蛇賢人嗟　善風角知縣有火災
王烈字彥方平原人師陳寔以典籍娛心遂建學校庠序其誨人
因其性氣以道導使之從善遠惡盜者不自覺而大化皆成寶器
盜牛者曰刑戮是甘無使王彥方知烈聞以布一端遺之後
行路老父擔重有人代負者至家不告姓名而去頃之老父失

劒於路及還前者代諸人守劒待之問其姓名乃言時盜亦人
遭董卓之亂避地遼東

邴原字根矩朱虛人年十一遭父喪家貧早孤隣有書舍過而泣
之師曰何泣也原曰讀書者皆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
其得學師惻然曰欲學不須資也遂就學 原嘗行而得遺錢
拾以繫樹枝 州郡皆不就時鄭玄以博學聞海內清議云青
州有邴鄭之學 公孫度云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羅也
為魏中郎將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 十歲隨父詣京李膺有
盛名融至門謂吏曰我與李君通家子孫及入見膺問曰高明
祖父與僕有舊乎融曰先君夫子與君先尊君老子同德比義
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膺異之 四歲與兄食梨取
小者曰小兒當取小 禰衡曰大兒孔文舉 才高倨傲惟拜
陳元方而交陳羣 年十六留舍張儉後一門爭死 居北海
豪氣貫長虹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聞人之善若出諸
己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
己過故海內莫不信服 獻帝都許徵融為少府 曹操忌搆

罪棄市女七歲曰死見父母豈非至願就執死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　自荊州遊許懷一刺字漫滅而無所遇或問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答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以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孔融薦衡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垂光虹霓足以昭近世之多士　操欲見之衡素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操欲殺以直名詰釋之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史因大會賓人閱試音節衡為漁陽參撾聲節悲壯衡祖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更參撾而去顏無怍色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我及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之操怒謂融曰此人素有虛名殺之遠近謂孤不能容入送劉表表送黃祖祖子射與衡善嘗共讀蔡邕所作曹娥碑文射還恨不繕寫衡乃讀寫其中石缺二字不為明耳仍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　有獻鸚鵡者衡攬筆而作文甚奇麗後黃祖在蒙衝舡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慙呵之衡熟視曰死公云等道[illegible]罵言無詩道令何劫也祖大怒欲加箠衡又大罵之祖恚殺之時年二十

六

華佗字元化沛國人遊數學曉養性之術年百歲而有壯容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完復　曹操積苦頭風佗針治即差後將軍妻病呼佗視之佗本以士人待用醫者甚悔之稱有妻病而去操怒殺之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乃燒之

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吾有五禽之戲一虎二鹿三熊四猿五鳥亦有除病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行之年至九十耳目聰明齒牙堅固人以為仙

古有石鍼季世無砭石以鐵代

董承國舅也受衣帶詔與劉備共謀操賊　與御醫吉平謀殺曹操爲承奴慶童所覺告操承平皆死史官詩贊指圖國賊指身斃董承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　獻策於昭烈曰以將軍之英才資益州之
殷富憑天府之險阻可成王業也昭烈然之　孔明每奇正之
智術及帝征吳敗還孔明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矣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　為廣都長衆事不理時又沉醉昭烈怒孔
明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每曰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
贊王業者也

董允字休昭南郡人　孔明出征以允秉心公亮上疏請以宮中
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於允帝從之　諫後主曰天子后妃
數不過十二帝憚之

徐庶字元直汝南人更姓名曰單福　少好任俠與人報仇粉面
被髮後折節學問　為昭烈軍師薦孔明母為曹操所囚辭昭
烈曰方寸亂矣昭烈送伐樹以望　不為曹操而畫一計　後
人有詩末句云斥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卧龍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　為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　袁紹車徒
甚衆吾輿服豈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謂陳太丘道廣
廣則難周陳太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人服其裁量　謂曹
操治世能臣亂世姦雄　汝南有月朝評　元度亦知名人稱

平輿之澗有二龍平輿地名劭居之
楊修字德祖弘農人震之孫爲魏主簿先祖楊寶九歲見黃雀被瘡爲螻蟻所困飼黃花瘡愈一日忽爲少年與玉環四枚曰俾掌此環子孫累世爲三公竟出四代五公　曹操未解曹娥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義時有一婦人曰第四車辭之或云婦人即識靈也操之才不及三十里謂修曰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悟歎有此語也操伐蜀不得意下令索鷄肋脩曰鷄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意決矣　題門活字知其爲闊字詰盖上合字知其爲教人啖一口操惡之
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　許邵曰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上下牀　陳季弼詰還曰許下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答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何驕之有
陸績字公紀吳郡人　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橘將歸遺母矣見孫策等議用武績曰孔子云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吾雖童蒙未安其武治〻爲吳鬱林太守實以避禍知其亡日爲辭

曰冇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遺命不
幸嗚呼悲焉從今以後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遂卒

鄧芝字伯苗新野人鄧禹之後時張裕善相謂芝曰君七十位至
封侯　使吳說孫權修好　在將位賞罰明斷善恤士伍不治
私產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荀淑之孫也何顒見曰王佐才也　董昭等
議進操九錫或曰書公本興義兵以匡漢室雖功大宜秉忠守
謙操恨

荀攸字公達彧之從子性深密有智揣與語曰此非常士每稱公
達外愚內智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又曰人之師表也去惡
不去不止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　年八九歲仰觀星辰常云家雞野鵠猶尚
知時況於人乎與隣兒戲輙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　兒時
讀詩論語及易開硯甫筆辭義斐然琅琊太守單子春大會賓
客請輅輅先飲酒曰坐上欲與輅為對者皆西座之士耶子春
曰吾欲與旗鼓相當輅乃引聖人道秦漢事金木水火土鬼神
之情陰陽之理文采葩流枝葉橫生答對人人言皆有餘徐州

號為神童　郭恩家布卦知墓鬼沉井之冤　王基家布卦知燕蛇之妖　信都令家知兩男鬼持矛弓之祟　諸葛原宗外射燕夘蜂窠蜘蛛之覆　問何晏青蠅集鼻之夢　知其貴且位尊過清有守幹知今夕當大雨　答裴使君問何晏之語曰欲以盆盛之水求一山之形　形不可得智由此惑矣　答原辰曰我當不言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樑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果於四十八卒

諸葛瑾字子瑜孔明之兄　治毛詩尚書左氏　遭喪至孝事繼母甚得子道　避亂江都　權見而奇之　待以賓禮　遣使通好昭烈　昭烈以與其弟亮俱與公會相見　兄弟彼此退無私面　權待瑾以師友　瑾與之談說諫喻未嘗切諫　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　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　於是權意釋然　瑾有容貌思度　時人服其弘量　瑾為大將軍　亮為漢相　二子烜赫當世焉　族弟誕顯名　一門三方為冠蓋　天下榮之

列傳下

王祥晉字休徵瑯琊人性至孝事繼母盡誠叩冰得鯉供黃雀炙守柰樹每風雨抱樹泣　徐州刺史呂虔召為別駕政化大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之困別駕之功　弟覽字玄通自數歲見祥被撻輒抱泣見酒必先飲饌亦先嘗朱氏遂止覽妻見祥妻被虐使遂而共之朱氏患之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李密晉字令伯武陽人早孤母改醮祖母劉氏養焉蜀之徵洗馬乃上陳情表　至洛張華問安樂公何如曰可如齊桓得管仲伯用豎刀敗安樂得諸葛抗魏任黃皓喪國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舜禹皋陶相與故簡大雅誥與凡人言辭孔明與言者無己敵故碎耳

陳壽晉字承祚巴西人　撰諸葛亮集又撰三國志時人謂良史才　初仕蜀為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以此恭鄉後張華

愛其才為著作郎

何曾 諱 字永孝陽夏人 面責阮籍之放誕性至孝閨門整肅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 傅玄曰以文王之道事親者其永昌何侯乎 奢豪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日食萬錢無下箸

衛瓘 諱 字伯玉河東人 為監軍斬鄧艾於三造亭 與索靖善人號一臺二妙 草得伯英 張芝 筋 醉撫御床曰此座可惜 杜預聞殺艾曰伯玉其不免乎 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 子恒善草隸恒子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過市人皆以為玉人舅王濟歎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人語衛玠談道王子絕倒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妻父樂廣有重名人謂婦翁氷清女壻玉潤王敦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

張華 諱 字茂先范陽人 著鷦鷯賦 阮籍曰王佐才 默識四海之内若指諸掌人比之子產 伐吳贊成其事 作女史箴諷晉后盡忠匡弼 武庫火華則列兵救之累代寶及漢高斬蛇劍及孔子履盡焚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

壯武郡有桑化柏識者以為不祥後與裴頠被殺　華素愛書籍載滿三十乘由是博物洽聞　有人得鳥毛三丈華曰海鳧毛出則天下亂　陸機餉華鮓華曰龍肉以苦酒濯之五色光起　武庫中有雉雊華曰蛇化為雉也　吳郡岸崩石鼓出搥之無聲華曰取蜀桐刻魚形叩之鳴矣果然　見牛斗間紫氣使雷煥補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刻有龍泉太阿以南昌西山土拭劍光芒艷耀華誅失劍煥卒子華過延平津劍忽躍出入水從水取之但見兩龍蟠縈有文章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言驗矣

石苞靜武字仲容渤海人　容儀偉麗人語曰石仲容姣無雙武帝踐祚拜大司馬　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叙　鎮撫淮南勤庶事　子崇大富

裴秀靜玄字秀彥河東人好學有風人謂後進領袖　非徒子奇甘羅之儔為包荊夏顏冉之美云　作禹貢地域圖

裴頠字逸民秀之子雅有遠識辭論豐博人謂頠言談之林藪若武庫五兵縱橫　著崇有論辨才論排抑清虛

裴楷字叔則頠之從弟　儀容儁爽人謂玉人如近玉山之照映人

武帝登祚卜世數得一帝不悅指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之貞
謂石崇曰足下欽人狂蕩崇責人正禮乎
正直不阿附
顧長康畫叙則頰上益三毛曰神明殊勝
楷營別宅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之
梁趙二王貴重楷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曰損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有疾向壁卧聞王衍至回視之王出語曰雙眸閃閃若岩下電精神挺動

劉寔諡惠 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賣牛衣以資給好學手約繩口讀書
鍾鄧伐蜀知其成功而皆不還
著崇讓論矯時人

樂廣諡 字彥輔南陽人衛瓘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若披雲霧覩青天
嘗飲客客見盃中有蛇意惡成疾廣復請衛飲謂曰酒有所見否指壁弓影客疾愈
笑任放曰名教中有樂地

劉毅諡武 字仲雄東萊人
為平陽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郡中語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帝問今有直臣及勝桓靈
及卒帝歎失名臣

胡威諡武 字伯虎淮南人
父質爲荊州威往省及告歸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淸高於何得此曰是吾俸祿之餘乃受去每至客

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　帝問卿清德孰如父清威曰何敢望

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不知

褚陶神武字季雅吳郡人　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嘗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　張華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　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土窟居之性無恚怒　嵇康從游三年將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免乎今世矣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　性不羈樂山水經日忘歸嗜飲善吹嘯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聞步兵廚人善釀酒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性至孝母終了棊後飲酒二斗舉聲吐血食蒸豚毀瘠骨立　能為青白眼嵇喜來弔作白眼喜弟康齎酒挾琴造焉青眼見之　出路所窮輒痛哭而反　賦豪傑詩作詠懷詩　有侄咸

阮咸字仲容與叔籍為竹林之游諸阮居道南北北阮富南阮貧

七夕止阮曬錦綃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曰未能免俗山濤墨客

官職

阮瞻字千里咸之子　善彈琴人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爲彈之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嗟歎即辟之時人謂三語掾　無鬼論　有弟孚字遥集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　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寛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尤好老莊善鼓琴咏詩　作養生論　所與神交者惟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之游所謂七賢遇王烈入山烈得青泥石髓如飴即自服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好鍛鍾會來見不禮而鍛　彈琴得廣陵散　作大師論　作幽憤詩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　註解南華經　與嵇康善佐其鍛役　作思舊賦經嵇康舊廬有隣人吹簫者發聲寥亮追想昔日感歎

劉伶韓式字伯倫沛人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嵇攜手入林　乘鹿車攜一壺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妻泣諫曰酒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吾不自禁當祝鬼神便可

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
以酲 著酒德頌
謝鯤[illegible]字伯輿陽夏人 好老易能歌善鼓琴 隣家高氏
女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 知王敦有不臣之心乃優
游寄傲 昔敦曰劉隗城狐社鼠 一丘一壑過庾亮
胡毋輔之[illegible]字彥國泰山人 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
為後進領袖 嗜酒任縱有四友 封陰平男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 為吏部郎盜飲隣家釀酒為所縛朝視乃畢
吏部主人宴於甕間致醉而去 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
置兩頭而把酒持蟹螯拍浮酒船了一生便足云
皇甫謐諱武 字士安安定人 躬自稼穡帶經而農號玄晏先生
著禮樂聖真之論耽翫經籍忘食與寢人謂書淫 或勸修名
廣交曰田里中樂堯舜道何必勢利為名哉作守玄論以養
帝送一車書
夏侯湛諱武字孝若譙人文章宏富與潘岳友善行止必同輿接
茵京都謂之聯璧 作周詩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
之性

王裒事蒲侯字偉元城陽人父儀謂昭曰東關之後責在元帥為
昭所斬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朝夕
攀栢悲號涕洟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每雷動輒到墓曰裒
在此讀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廢蓼莪篇
庾袞事古本字叔褒少履操為學好問時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
方熾父母諸弟出次於外袞獨留親自扶持復撫哭二兄扱毗
病得差袞亦無恙 有斬墓栢者不得至墓自責叩頭流血後
無有犯者
孫楚事字子荊太原人 才藻卓絕 龍見武庫井上書曰龍
潛于泉仰攀蒼昊今士有隱伏於厮役行伍故龍見有感類當
夢於傅岩望想於渭濱 枕流洗耳漱石礪齒 孫有綽字興
公少有高尚之志居會稽游放山水作遂初賦 鄙山濤曰吉
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天台賦擲地金聲 顧
習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謂左思三都二京賦曰五經鼓吹
嵇紹事字延祖康之子以父得罪靖居私門 在稠人中若野
鶴之在雞群 裴頠曰使延祖為吏部令天下無遺才 齊王

冏欲使奏琴紹曰僕綏冠冕宝佩可操絲竹為伶人事乎 王
師敗績於蕩陰獨衛御輦飛箭雨集被害血濺御衣左右欲
浣帝曰嵇侍中血勿去

吳隱之事文類聚字處默濮陽人年十餘丁父喪每號泣行人流涕
母亡哀毀過禮 有清操不取非道為御史冬月無被 為廣
州刺史賦貪泉末句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嫁女無辦
使婢賣犬 妻齎沉香隱之大驚投水

王湛事文類聚字處沖渾之弟 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子濟亦輕之一
日見閒易在床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
濟請言之剖析玄理濟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濟之罪也
武帝問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稱美曰山濤以下
魏舒以上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耶 仕至尚書郎

郭璞事文類聚字景純河東聞喜人 從學河東郭公受青囊九卷
由是洞五行天文卜筮禳災之術 為王導從事謂導曰公當
有震厄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數日果雷擊栢樹 大將
軍云妄罪樹木 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 與桓彝坐語
彝曰君不可來我廁後彝因醉詣璞璞在廁璞大驚曰非但禍

我君亦不免　璞為人葬明帝徃見曰龍角主人曰璞曰龍耳當有天子來问　葬毋近水後水去數百里　著南郊賦言江東分王三百年與中国合　愛人婢不得取赤豆三升散其主人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甚惡之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曰買之　作幽思篇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曰泓崢蕭瑟寔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卞壼諱元明字望之濟陰人　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責王導曰公豈社稷臣耶皇嗣未立寧人臣辭疾之時耶如含一尾一石歸無問秦之嗣蘇峻之亂父子俱死母撫尸曰父忠子孝何恨　盜發壼墓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

桓彝諱元字茂倫譙国人　性通朗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褒拖　雅為周伯仁所重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　拜丹陽尹遂補宣城内史遭峻乱慷慨流涕曰受国厚恩義在致死辞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韓晃所殺

劉惔字真長沛国人　王導器之與王羲之友善謂曰王談第三流耳第一在我輩灑諸孫綽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避亂棄其子携兄弟之子得活 為吳郡太守
載米之郡俸祿並所受惟飲吳水郡有送錢不受百姓牽船不
得進
顧榮字彦先吳郡人 與機雲為東南賢 八音之琴瑟五色之
龍章 在洛時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曰豈有終日
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遭亂渡江每有危急一人左右問之乃
受炙人 羽扇一揮賊兵潰散 好琴及卒家人以琴置靈座上
張季鷹往哭遂徑上床頭鼓琴作數曲撫琴曰顧彦先頗能賞
此否又慟哭而去
紀瞻字思遠丹陽人 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使韓
績輟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改容及
帝即位拜尚書令 王敦反瞻疾病卧護六軍平賊
王尼字孝孫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問其故尼荅曰公無宰相
之能是以不拜 庾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
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初為護軍府兵士時胡毋彦国王澄等諸
名士齎羊酒詣門時孝孫給府中養馬諸士就馬廐下炙羊飲
醉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異

周顗字伯仁汝南人　賁崇歎曰汝潁固多奇士伯仁能振舊風清我邦族矣　人皆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嘗醉無醒人號三日僕射飲酒一石嵒嶷如衛山　王丞導指腹曰此何所有荅曰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　僕射精神峯隆映一坐人　新亭坐歎　吾備位大臣朝廷傾覆豈可草間求活　王敦素憚顗每見輒面熱冬月扇面　王公舉琉璃盌謂此盌腹殊空謂寶器何荅曰此盌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寶耳有盛名累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鳳德之衰　王導待罪宮門顗入殿不顧但曰平諸賊虜佩印如斗大為王敦所害

戴淵嘽旂字若思　少任俠不拘見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與其徒掠之登岸據胡牀指揮左右機見其非常遥謂曰卿才器如此何乃作劫邪淵援劍就之機與言深奇　為征西將軍　東南之貴僕

褚裒韓御献字季野河南人　少有簡貴之風桓彝目季野皮裏陽秋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語孫安國曰北人學問淵深廣博孫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曰聖賢固無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與殷

浩杜乂皆識度清遠善老易擅名江東 仕至吏部尚書

杜乂

乂字弘理預之孫 性純和美姿王羲之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 蔡謨器重之又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弘理也

戴逵晉孝武字安道徙居剡縣 善屬文能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欲聽琴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陸玩字士瑤吳郡人王導在江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答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 玩以德望拜司空有人索酒瀉著梁柱間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車胤晉孝武帝字武子南平人好學練囊盛螢照書 時人咸重愛每有盛坐胤或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 謝安開筵待之

習鑿齒晉簡文帝哀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以文章著稱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四海習鑿齒

鄧攸晉元帝字道徽高平人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心辭疾去惠帝反正為中書侍郎 答王敦曰大夫既潔身北面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成

帝時監領徐州刺史及蘇峻反監都督八郡事平賊封南昌公

少貧鄉人餉之以飯着兩頰還吐與侄邁及外甥周翼二兒以養之

孫超字嘉賓爲桓溫參軍時王珣爲主簿并爲溫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笑能令公怒超父愔在北府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不欲愔居之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桓欲共獎王室超取視寸寸裂毀更作牋自陳老病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轉愔會稽太守溫懷不軌超爲之謀謝安王坦之詣溫所論事令超於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超死愔哀甚得箱中與桓溫交通之書曰復罵不哭

王彬字世儒導之從弟與周顗善顗死往哭甚痛見敦敦曰君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怒遣勸起謝彬曰有脚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痛何如頸痛以親故不害

戴顒字仲若逵之子　春日携斗酒雙柑日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孫盛字安國　秘書監　嘲孟嘉落帽作晉春秋不許改史　與殷浩談論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其鼻

殷仲堪晉孝武帝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強　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與桓南郡顧愷之共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有一參軍在坐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目眇故耳　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顧愷之晉孝武帝安帝時人文字長康晉陵人嘗為箏賦比嵇康琴　初為桓溫參軍溫死拜其墓賦詩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畫人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　嘗悅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去針而愈　嘗以一廚畫糊封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發取畫封緘如舊以還給云未開愷之見封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　人問曰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老婢聲音重濁為殷仲堪參軍愷之請假還東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與仲堪書曰地名破冢

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温嘗曰愷之癡黠各半而
合論之正得平耳　畫絕文絕癡絕　身蔽柳葉信其不見温
乾溺焉
桓伊隸簡文孝武　字叔夏譙國人時符堅強盛朝廷選能拒扞者長伊
淮南太守都督十二州　善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
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伊相識伊過岸
上徽之使謂曰聞君善吹笛爲我一奏伊時貴顯下車踞胡床
作三調弄去　時謝安女壻王國寶讒安於帝伊侍宴吹笛請
彈箏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
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未刊推心補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
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帝有愧色
王恭隸孝武安帝　字孝伯定皇后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恒有宰相
之望　恭從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五花簟
因求之恭輒而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平生無長物
爲著作郎歎曰不爲宰相才志何足騁　性抗直存心節義讀
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廷每輟卷而歎　美姿容人目之曰濯濯
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爲桓沖参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
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
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排入沖車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沖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不答以手版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入家有好竹乃造竹下嘯詠良久主
人洒掃待入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不聽出徽之更以此賞
之盡歡而去　嘗寄空宅種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　居山陰
夜雪初晴月色清朗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
剡乘小艇詣之造門不前而反曰本乘興而去何必見戴安道
耶　弟獻之卒徽之直上靈床取其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人
琴俱亡因頓絶
王獻之字子敬　嘗詣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謝安
曰小者佳客吉人之辭寡[illegible]偷入其室盜物都盡徐曰
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一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
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桓玄問劉尹曰我何如留舅子敬答曰
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

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羊欣元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工書因此彌善　謝問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所不同安曰外論殊爾爾曰外人那得知　高邁不羈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游歷傍若無人支道林云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聲

謝尚 尚字仁祖鯤之子　八歲人曰此兒一座之顏回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　善音樂能作鸜鵒舞為江夏相到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顧和 字君孝　顧榮曰此吾家騏驥必興吾宗　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朔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周侯請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入語丞相曰卿州里中有一令僕才　七歲聞客清語夜叙主客之言無遺失

孟嘉 字萬年江夏人　庾亮領江州辟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嘉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笑語弟翼曰孟嘉固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好飲喜酣暢桓宣武日酒

有何好而卿嗜之孟荅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桓宣武問曰聽
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荅曰漸近自然一座嗟歎九
日龍山落帽　嘉為庾太尉從事褚太傅有知人鑒過庾曰聞
孟從事嘉今在此否庾曰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
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嘆褚之黙識又欣嘉之見
賞

和嶠字長輿西平人　居喪備禮量米而食世謂王戎死孝和嶠
生孝　庾亮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
有棟梁之用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亭溪中龜中流左顧
者數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以佩焉
封侯

孔群字敬休　鴻臚卿　蘇峻時群在横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
保存術勸酒以釋横塘之憾群荅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
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恒飲不見酒家喪讒
布

顧顗字孟著　嘗以酒勸伯仁伯仁不受顗因移勸柱楺而語曰

誰可便作棟探周得之欣然遂爲襟契

庾龢字道季亮之子謝胡兒謂曰諸人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王坦之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　豫章太守　蔡叔子云韓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將肘無風骨　范啓云康伯肉鴨　數歲家貧至寒止得襦母殷氏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復作複褌兒云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複褌耳母知爲國器

郝隆字佑治七夕日仰卧曬腹書爲桓公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初以不能飲罰乃吟曰娵隅躍清池桓曰娵隅何物答曰蠻魚名千里投公得蠻府參軍故作蠻語耳

許詢字玄度　總角秀惠時稱神童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好游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爲吏部郎　將弟出都求婚諸人見其弟甚癡劉真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會稽寺與王苟論理決優劣

顏含[illegible]字弘都琅琊人　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屐束帶醫人疏方應用髯蛇

瞻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歎獨立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囊授含含開視乃蚺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討蘇峻帝封侯四時致膳固辭不受　或問江左群士優劣含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及卒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火將至而滅人謂淳誠所感

王濛[illegible]字祖仲哀靖后父也　濛與劉惔齊名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帝貴幸號爲入室之賓　謝安稱羡曰王長史語不多有令音　濛喪將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柩中以表平日之好意

謝瞻[illegible]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賓客輻輳瞻謂晦曰吾家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遂勢傾朝豈門戶之福耶　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談以絕其言

徐羨之爲司空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朝居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相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形色頗工奕棊觀戲嘗若未解　曉達萬事時然後言

宗愨 敏帝字元幹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任氣好武不爲鄉曲
所知時庾業家富與賓客對食必方丈爲慤設粟米菜菹後設
爲豫州刺史業爲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孔覬 字思遠會稽人 口吃好讀書 爲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
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
世人二十九日醒 弟道存在官請暇還東覬出渚迎之輜重
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中丞爲喜曰我比困之得此甚安因命上
置岸側既已正色曰汝輩忝預士類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
右取火燒盡
顏延之 字延年含之孫 問鮑明遠曰己詩與謝靈運優劣曰
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金列繡亦雕鏤滿眼
文帝召之不肯詣日入酒店裸體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
入見帝帝問諸子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
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子竣擢顯一
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 嘗詣竣見賓
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
傲如此其能久乎

袁粲字景倩陽夏人謀誅道成守石頭道成攻城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最以身衛粲爲賊所殺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父子俱死

褚淵字彥回仕宋爲司空後爲齊司徒 戟髯 宋明帝賜黃羅覗嬎服赫子如乳母本 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嗇集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歎曰以無累之身合有道之器 從弟彥宣常非其兄事二姓彥回好戴以幣圍給之炤怒曰著此屏門戶那可令人見燒之

張融字思光齊乘羸馬太祖曰卿馬何瘦曰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曰許以不與明日除司徒長史 作海賦初不道鹽題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也融拘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謂牽船岸上住

夏侯玄魏字太初 倚柱作書雷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舊 肅肅如入廊廟人自敬 王曾與玄共坐人謂蒹葭倚玉樹

庾黔婁字子貞齊好學性至孝未曾失色於人仕齊爲編令故有

異績猛獸皆出臨沮界仁化所感

江革字休映齊考城人幼而聰敏六歲能屬文與弟觀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與觀俱詣太學謝朓欽重焉　沈約任昉曰卿兄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爲魏所執魏延明厚待革稱脚疾不拜侍祖恒同被拘延明使作欹器刻漏銘革唾罵恒曰荷國厚恩乃爲壽立銘耶延明令革作丈八寺碑祭彭祖文革不肯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今殺身報國誓不爲人執筆終不屈及還明帝稱曰今日復見蘇武節

陳顯達齊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曰勿以富貴驕人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見麈尾蝿拂曰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燒

王融齊爲中書侍郎自恃三十內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鄧禹笑人又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大丈夫　輕躁云忝□

李元凱魏齊遣使魏魏主甚重觀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

謝朓齊王敬則子壻也知敬則謀告于朝敬則舉兵朝廷震懼太

子欲走敵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道濟避魏之計汝父子唯有走耳敵則斬朓以功爲吏部朓妻懷刃欲刺朓

范縝齊字子眞 芒屩布衣 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爲竟陵王子良客子良精信釋教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答曰人生如樹花墜茵落溷云云著神滅論以爲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曹景宗梁字子震新野人以膽勇聞每讀穰苴樂毅傳歎曰丈夫當如是 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 淮上破魏將楊大眼時帝帝寢覺宮中入馬脚有泥湿凱旋帝於光華殿與沈約賦詩景宗求賦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謂人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逐獐鹿射之飲其血食其胃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不開車幔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 酒後謬妄帝故縱之爲笑

樂　謚曰壯

徐勉 梁 字修仁東海人好學六歲作祈霽文見稱老宿宗人孝嗣稱曰人中之騏驥王儉見曰非常器有宰輔之望武帝深器之爲吏部尚書有客虞暠求爵勉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著表英藁　不營產業奉祿分贍貧族

謚簡肅公

裴寂 唐壽高謚太宗 字玄眞蒲州桑泉人　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容皃涉知書傳家貧徒步過華山祠祈神夜夢老人謂曰君年四十當貴　秦王結好使寂以宮人侍唐公因白建大事　開陳符命勸受禪高祖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僕射日給御膳言無不從呼裴監不名　高祖語曰我隴西世族姻婭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貴職官光顯非劉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　頃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

劉文靜字肇仁　倜儻有器略與晉陽宮監裴寂夜見邏堞傳烽笑曰英雄所資也吾二人可終羈賤乎　獄中與世民論舉兵事使與突厥通好　嫌其構　與裴寂有隙被誅

屈突通 諱高 其先昌黎徒河人後家長安仕隋文帝得隴西隱馬
二萬匹怒欲誅太僕及監牧以下千五百人通頓首願身就戮
以代衆死帝悟 及高祖起兵諸將多敗通勢蹙不屈曰吾向
事二主獨有死報耳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受人一刀桑顯和
降唐令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中何復東為衆皆捨兵通
知不免下馬南向拜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被禽高祖勞曰
何相見之晚也泣對曰通不能盡臣節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
臣也釋之授兵部侍郎為秦王行軍元帥 謚忠

張公謹 太宗廟 祀 字弘愼繁水人李勣薦於秦王王將討隱巢亂使
人卜之公謹自外入投龜於地曰凡卜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
疑何卜為 為卜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多言時政多所採納封
鄒國公 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及卒帝不避辰日而哭

柴紹 太宗廟 祀 字嗣昌臨汾人幼矯悍有力 高祖妻以平陽公主
戚宋老生克桑顯和封霍國公 吐谷渾入寇據高而射矢
雨下紹安坐彈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伺隙擊破

溫大雅 字彥弘祁人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
人皆卿相才也 為紀室參軍主文檄彥博為中書郎帝謂袁

起晉陽爲卿一門　氏葬其祖卜人曰弟則吉不利於君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卒謚曰孝　弟彥博字大臨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入爲中書舍人高麗貢物高祖欲讓之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

高士廉諱儉以字顯於齊清河王岳之孫　敏惠有度量狀皃如畫觀書一見輒誦　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昆弟不相假財參設教勵俗興學校授經藝入爲吏部尚書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凡有獻納嘗奏議未嘗不焚其藁家人莫見者女爲文德皇后

竇威禪高字文蔚平陸人　沉邃有器局觀覽見群書子弟皆言議力威獨尚文諸兄詆爲書癡諸兄以軍功位通顯薄威職閑冗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栖不遇汝尚何求耶威笑而不答方天下大亂禮典湮缺威多識古事裁定制度帝謂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

王珪字叔玠祿太傅僧辯孫世居郿　初爲世子府諮議太宗召爲諫議大夫　帝與諸公數諫庶致太平珪進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采言臣願竭狂瞽佐
萬分一　推誠納善每存規箴帝益信任之　激濁揚清疾惡好
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也　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帝女
下嫁以貴夫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
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遂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
乃退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以見者本於珪　性不苟察處
官務舉綱維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撫孤姪雖子不如也宗族
匱乏者周恤之薄於自俸獨不家廟四時祭於寢帝爲立廟以
愧之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隱居時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
知所與游者何如人也可試與偕來房杜等過其家李氏窺見
大驚具酒食飲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也汝貴不疑
薛收字伯褒蒲州人隋內史道衡子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
死於隋不肯仕 · 房玄齡薦言於秦王王召問方略所對合旨授
府主簿討世充軍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甚見褒
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至府親與之訣撫之論敘平生及卒哭其
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未嘗不驅馳經略上款曲襟懷
豈期一朝成千古且家貧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心宜其孫子

元起九歲能屬文及長好學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太宗嘉納詔直宏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衛為侍郎時嘗據元起每見輒為歎流涕後與兄子元嘉及族兄德音齊名當世世稱河東三鳳

馬周太宗字賓王茌平人少孤家貧嗜學　代武人常何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帝問何何曰臣客馬周所言是忠孝人也帝即召遣使者四輩與語大悅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善敷奏機辯帝曰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曰馬君論事切理無一言可損鳶肩火色騰上必速帝以飛白書賜曰鸞鳳凌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陪葬昭陵

李綱太宗高祖字文紀蓨人　慷慨尚風節慕張綱而名字焉為太子洗馬見唐令則奏娼媚即由請正其罪　謂高祖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帝以舞工為散騎常侍綱諫曰昔魏武使禰衡擊鼓衡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衣有國者可監戒而今令樂工鳴玉曳金位五品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　初筮仕得鳥卦為相之兆

田仁會長安人擢制舉太宗征遼東有功　為平州刺史嘗早自暴以祈雨而雨大至歲遂豐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

誠兮上天聞　田𤔫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碩君長

在兮不愆貢　還滕州捕賊城門夜開道無冠跡　為金吾壹

夜循行貴戚憚之

閻立本為工部侍郎以畫見名戒其子曰吾讀書失以畫知名若

曹頃之時姜恪以戰功為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

丹青之嘲

蔣儼義興人擢明經第太宗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

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耶有如不幸固吾死

所也請行為所質不屈乃得放帝奇其節為居遷發仕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遠浮華嘗以劉

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禀天地而謂之命

至言凶禍福則係諸人諸嘗頡歎曰此足箴孝標膏肓矣帝

嘗曰上皇有廢立意朕於昆弟不見容瑀等伊時不可以利誘

死惧社稷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謚貞褊

族孫復以清操顯厲名節不狎流俗臨事嚴方

岑文本字景仁蘇陽人父仕隋坐為人訟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

冤辭對得申賦蓮花　貞觀元年擢中書舍人文辭敏速六七

入洗筆侍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專典機要居處卑室無茵褥
事母以孝撫姪篤恩帝每稱其忠 或以勸營產歎曰吾漢南
布衣無汗馬之勞以文墨位宰相何殖產業耶故口不言家事
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

姚思廉名簡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受漢書於父盡傳其業寡嗜欲
惟一於學仕隋為代王侍讀高祖之京師府僚皆亡獨思廉侍
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為王室若等不宜無禮
於王衆卻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觀者歎曰
仁者有勇哉擢秦王府文學王歎曰蒙白刃以明大節古所難
者賞賜王即位拜弘文館學士言政事得失無所忌諱

蕭世長京兆武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
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鰥寡為
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 洛陽平始歸高祖 為臣計則狂為
國計則忠 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底此
曰日瓊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為 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

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高祖入關與殷開山迎謁 為太子詹事
有過必諫太子以農隙造曲室諫曰[illegible]侈麗豈復[illegible]龍彩

歸於其門哉太子不聽致仕　謚曰貞　曾孫休烈貴顯

長孫無忌字輔機　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以功第一封齊國公　固讓權位帝作威鳳賦賜之以況其功

傅奕太宗高　祖上書請以隋政官名曰懲熱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又上疏極詆浮屠宗　臨死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愼勿爲也

裵行儉謚獻　字守約聞喜人貞觀中擧明經　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　十姓可汗誘蕃落以動安西詔行儉爲波斯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沙晝冥迷道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俄雲收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衆皆驚焉言會歲而故京師將吏刻石碎葉界以紀功　謚曰屋思子光庭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　星者請禳災光庭曰使禍可禳而言福亦可祈而來耶論者以爲知言

崔神慶　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發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魚者蓋防僞召之詐內出魚以合之況太子守古者召用玉契此誠重愼

防萌之意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太子與慮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授者請降璽勅立契語可之

王義方泗州人 早孤且貧事母甚謹淹究經術性謇特高宗明經 解馬給父病往省者而不告姓名 魏徵欲妻以夫人姪不許及徵薨乃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 使叙員張皎柩輟馬載張皎妻身步從之葬皎致妻其家 買宅別與居續償

員半千字榮朔齊州人 高宗問兵家三陣何謂也衆皆未對半千進曰古有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天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之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舍是則何以戰擢高第 樂山水居堯山

桓彥範字士則丹陽人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 二張既誅彥範進請武后傳位中宗中宗即位上書陳戒后妃之亂國帝不聽

崔玄暐安平人少以學行稱居父喪盡禮有燕巢其乳母以姨兄辛玄馭之語戒之謹小故玄暐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

韋度閱 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 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

也後雖秉權子弟仕進不敢踰常格當時稱重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令狐德棻以王佐期之狄仁傑以奇士薦之姚崇復薦曰沈厚有謀能斷大事誅二張首發其謀擢天官尚書　遂於學論　謚曰貞烈
韓思彥字英遠南陽人　巡察劍南人有富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勑廚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乃請輟訟
盧藏用詩話宗　原　字子潜范陽人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　善著蓍龜九宮術工草隸善琴奕始隱山中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魏元忠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從江融曉兵術　二張得勢元忠奏曰臣不能循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　斥安樂公主求為皇太女　見袁楚之客十失之條益懃
武平一名甄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修浮屠法中宗復位為舍人　上書請屏胡襪子合生歌謠譜
賈至字幼幾禮部郎曾之子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撰冊進其宗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又爾為

之兩朝盛典出鄒家父子弟可謂繼美矣

盧守慎 肅宗 滑州人登童丱已不凡韓思彦歎曰此兒器足才不可量及長第進士累遷御史中丞上疏陳時政 進平章自以才不及姚崇推而不當事時譏為伴食宰相 清儉不營産業子餓寒所得祿賜親戚故舊家無留儲子奐亦清白

魏知古 諡肅 性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 帝造金仙玉真觀知古諫曰書云不作無益又曰罔咈百姓禮云季夏樹木無伐不可興土功此皆違犯立治為本今為公主造觀而百姓失家陛下為民父母欲何以安之 從猶渭川獻詩以諷 諡曰忠

趙暹 玄 濮州人恭謹事繼母孝 以監察御史按突厥廬遺金受之陰埋幕下出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 公清勤約不受親友獻遺 族子鴻漸字之巽為判官祿山之亂錄軍資器械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曰鄒乃吾蕭何也肅宗即位鴻漸明習朝章拜為兵部侍郎 諡曰文憲

倪若水 諱鏞 字子泉藁城人擢進士第廷監察御史為汴水刺史政尚清淨增修孔子廟興縣學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大行玄宗遣使捕鵁鶄鸂鶒於南方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

奇禽在羽為宮園之玩自江嶺至京水舟陸齎所飼魚虫稻粱
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帝嘉納
嚴挺之名浚華陰人好學資質軒秀舉進士 正月望胡人婆陀
請燃百千燈帝御延喜門縱觀閱月不息上疏諫五不可 林
甫所引薦見不知書與挺之語稱蒸嘗為伏臘挺之曰九齡省
中宜伏臘侍郎乎乃出外州為林甫所誣鬱鬱成疾
呂太乙為御史裡行自負才華咏叢竹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
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為戶部郎戶部隣吏部吏部移
牒令禁墻樹棘太乙報牒曰吏部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棘
嚴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荅權厚其妾英武始八歲
旌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鉄椎就英寢碎其首辭曰安有
大臣厚妾而薄妻乎父奇之曰真挺之子也然數禁刺之 後
擢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峻掊極斂閭里為空然慮勇不敢近
吳道玄醲 宗字道子陽翟人 畫品上上 玄宗思嘉陵江山水
假吳生往貌及回帝問之曰臣無粉本并記在心宣於大同殿
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雨即生烟霧 坡詩何憂訪吳
畫普門與開元畫君兕伯千萬相排競進頭如黿

柳渾字惟深　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名士　吐蕃知成渾獨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盟詛在於季末夫夷狄人面獸心臣竊憂之後吐蕃刼盟帝大驚即以表示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之情益禮慰之　張延賞疾渾守正遣人謂愼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我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矣　謚貞、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壯重寡言體皃軒特書多通曉文章有體要不妄交游士多慕向　擢高第肅宗擢爲殿中侍御史捕賊黨夜無狗吠大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元載當國横恣代宗引拜栖筠爲御史大夫以抑元載　子吉甫字弘憲元和閒爲相改易藩鎭三十六

劉晏[illegible]肅代宗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轉易貨財國家獲利居官雖在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如干蠲免及期救助不待困斃後賑之又

韓滉[illegible]

柳公綽[illegible]歷憲穆宗　京兆人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自幼孝友

起居有禮法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補校書郎歲歛少飯曰
四方病飢獨飽乎 帝嘗武功數出游畋公奏太醫箴以諷曰
天布寒暑不私於人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
又曰氣與心流疾乃伺之又曰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拜御史大
夫 為岳鄂鄂軍每戰輒勝 子仲郢字諭蒙母使嚥熊膽勸
讀書

韓滉 上在梁州滉使幕僚運米百艘詣行在艘置五百弩叩舷
而相警言彀弩已備盗不敢近 開中飢乏滉運米三萬斛至
上喜曰吾父子得生矣神策軍皆呼萬歲 結交劉玄佐誘使
入朝

李光顔 兄光進與弟友善光顔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
進乃娶光顔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
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送韓弘
美妓不受 破淮西拔陵雲柵 為義城節度使謀討李師道

馮道字可道瀛洲京城人事唐莊宗拜戶部侍郎又事晉加司徒
侍中又事契丹又歛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 易四姓事十
主自稱長樂老

李漢超太時為關南兵馬監民至闕訟漢超取已女為妾太祖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契丹侵暴今何如曰無矣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愈於農婦乎責而遣之密使喻漢超曰亟還其女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修政

劉溫叟太時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好古執禮者惟溫叟耳開封尹時光義聞其清介遣府吏齎錢五百千溫叟不敢却所聽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光義曰我送不受況他人乎乃輦致府中　先是過明德門時太祖登樓溫叟又知之令軍卒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曰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恩賞臣所呵導過者欲示以陛下非時登樓也太祖善之

竇儀太時字可象薊州人　帝示鑑背乾德年號儀曰蜀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帝歎曰宰相須是讀書人為翰林學士至門見帝岸幘跣足却立不肯進帝索冠帶而後入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　或言晉開國元勳公忠亮直敢言於諸弟曰我必不諧朱崖吾門可保耳　弟儼善推步

薛居正宋太太祖以晉獨相欲置副以居正爲叅知政事不押班
宣制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
雜給半之　輔相八年爲簡不苛察衆論賢之服丹遇毒卒
楊業宋太爲代州刺史善戰號楊無敵契丹望旗引去
張詠宋太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謚忠定公
陳摶曰知失火家待君救火　守崇陽拔茶而植桑　及第後
寄詩傅霖云前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
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知成都聽民以米易鹽得米數十萬
斛以恩信服李順賊李順黨中有殺耕牛者拘其母不出拘其
妻自來公斷云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斬之　下馬亦
三呼　詰郡漏差刻曰鼓角軍中號令若不分明餘事將何
聞丁謂逐萊公袖出彩骰子勝三六戶買田宅自汚　自贊曰
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謂人曰六小事皆
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陳恕宋真字仲言洪州人　不喜釋氏　長於心計爲鹽鐵使
用民三等語裁茶法取用中等則貨流通用足民富　不進錢
穀六數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宗恐生侈心帝善之

領春官首舉王沂公拔劉子儀自云不愧知人　多病乞解薦
萊公自代

馬知節諱眞字子元幽州人　正惠公　剛直敢言與王欽若爭
論上前公厲聲曰欽若莫謾官家退見王文正曰知節欲以笏
擊之但恐驚動君上耳文正歎稱　眞宗封禪勞王旦等卿等
久食蔬不易知節獨進曰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

孫奭諱仁宗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位至翰林侍講學士
爲國子監太宗講說命三篇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
賜緋章服　每說經及亂國之事反覆申繹因以規諷又摭五
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又畫無逸圖乞施便
坐爲勸監之助　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賜刻所居飛壁
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
顧石安道諷易雜卦九三爻辭曰樂而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歟
而鼓缶不與大耄之嗟

畢士安諱眞字仁叟代州人　文簡公　知制誥翰林學士時契
丹入寇首疏五事陳護將帥兵理財之策甚悉帝問誰可與卿
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逮二公合議請

幸澶淵　雖貴奉養無異平素不爲子孫植産業及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王文正曰士安官至輔相四方無田園居第湫隘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矣帝感歎賜金

李迪事眞仁宗字復古濮州人擧進士第以太傅致仕　文定公　爲擧子時從种明逸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門下與諸子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　丁謂爲相逐迪及寇準等命宋綬草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陽從而卒改及謂貶崖州綬猶掌詞命即爲之辭曰無將之戒舊典猶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稱快焉初謂之逐李迪寇準等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眞宗不豫大漸之夕迪侍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有毒即上馬去　知秦州曹瑋表羌入寇請益兵帝大怒欲罪瑋迪取鞶囊以進迪所籍當刪兵數之冊上指曰

以京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樞密院發之曹擊虜大敗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力也 爲相盡心輔佐

晏殊 肆仁 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真宗面試賦詩文采甚美大奇之即除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 時天下太平許臣僚擇勝燕飮士大夫各爲宴集市樓酒肆往往皆爲供帳爲游息之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留守南京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韓億 肆仁 字宗魏眞定人舉進士官至參政以太子太傅致仕諡忠獻公 少時與李若谷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第爲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韓別去後韓亦第皆爲參政世爲婚姻不絶 洋州出示乳醫酉泆李申誣侄之罪 二郎舍人自西京來覲公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否云何舍人未荅公大怒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一府大辟奏案未能記細務不舉可知叨冒廩祿何顏報國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

王曙 肆仁 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 文康公 知

益州賊盜譏一切裁之賊皆屏竄外戶不閉 謝希深歐陽永
叔官洛時同游嵩山俶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
厨傳歌妓留龍門賞雪錢遇諸公之厚類如此公代錢為留守
御吏如束濕日訶諸公出游責曰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
其下者乎永叔擧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盃酒在老不知
退時公老昔為之動

薛奎 諱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官至參政謚簡肅公 舉進士
時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捲卷
而謂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得一
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 為參政感激自勵剛毅守
節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故卧於家
歎息憂愧輒不食家笑其何必如是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貽後
世譏我

蔡齊 諱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居萊州舉進士官至參政 真
宗朶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
此宰相器也及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亟以第一賜之 真
宗好文取士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

賓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覆傾鉉乃上居宗取
王臣之威重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　公好言
酒賈存道為詩示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
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　公自是不醉酒

陳堯佐詩　仕字希元閬州人中進士第　文惠公　通州潮州有
一鰐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鰐患屏息
　河決滑州躬暴露晝夜督促乃築成滑人號陳公堤　知壽
州活數萬人為河東轉運使除石炭稅　弟堯咨精於弓矢自
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荊南毋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政
對曰人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毋曰汝父以忠孝輔國今不務
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
魚墜地

龐籍　仕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以太子太保致仕　為侍御
史上言願以儉約為帥上納其言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
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　元昊求割地公召謂虜使
曰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之使曰清遠故
屬國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

壝臺所在則中国多矣使語塞 在延軍行出塞使因粮於敵
馬蒭皆自刈之民無飛輓之勞
李及侍穎字幼幾范陽人中進士位至御史中丞 知秦州有屯
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公亟命斬之知杭州每訪林逋
尹洙諱仁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位至起居舍人 范公貶饒
州上書曰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 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
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從耳慕 與歐陽撰五代史
余靖諱仁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試官至工部尚書 開寶塔災
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傳言頗有光恠將復建塔公言彼一塔
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朽木精及珠之圓者亦皆有光
烏足異也上從之 范文正以言事貶公上書爭之亦落職號
四賢
王質諱仁字子野文正公侄賜進士第官至天章侍制 范仲淹
貶治黨人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 文正公作舍人時家
甚虛貸人金以贍昆弟輙所乘馬以償公閱家書而得其卷召
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又得顏魯公為尚
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終身清潔有

宋蘖拌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升舉及第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以歐陽修蔡襄等及

公爲諫官致太平之功　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其君臣行事

本末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

者以爲終身讀書不如一日聞公論　著唐史藁自重愛

孫復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川用富范之薦官至直講　泰山先生

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多學者先賢而有道者石介

以下皆師事孔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

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魯人由是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

年又贈一千又供養之使專學孫生大喜篤學不舍晝夜明年

文正去孫亦辭歸後十年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

廷召至乃昔日索游秀才也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號徂徠先生　爲舉子

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聞之以盤餐遺之石謝

曰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不受　慶曆中杜衍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
蔡襄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
慶曆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奸謂
夏竦也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离又曰琦器魁櫑豈視
店楔可屬大事 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
是是非非無所諱忌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歐蘇公
諸人始倡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有楊體者人載
曰莫大崑體否守道嫉之以為孔門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
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後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歐
蘇楊

張方平 神宗英 字安道宋城人位至叅政以太子少師致仕謚文
憲公 凡書一閱終身不忘 蜀人妄言蠻賊儂智高寇邊民
大驚擾公曰當以靜鎮之入境下令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
悉敀所調兵罷築城會上元觀燈城門通夕不閉蜀遂大安
條例司新法行上言曰求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
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

劉敞 神劉 字原甫吉州人中進士第官至集賢學士 議定之大業

帝使中貴人糸其事公諫止　聚諫臣公諫曰中書請逐言者乃蔽君之明必有感動陰陽風霧日食地動之變後果如其言

治揚民大和王鄆盜屏息惶亡去　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皆究知嘗為太乙宮謂內弟王生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自齊邸入繼

彭思永神宗仁英字季長吉州人中進士第權御史中丞　年八九歲時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俟訪者一吏來而排徊驗其狀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　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之弊　嘗曰宰籠之事吾所不為自幼即學平心待物耳又教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知思天下之寒者

范鎮神宗仁英字景仁成都人中進士第官至內翰　善文賦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　仁宗未有嗣上疏請立繼嗣者累奏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其後韓琦定策立英宗與司馬君實論樂不定以奕棋勝負決之君實不

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又與論樂乃投壺以次子不勝君實權曰大樂還魂矣卒不得要領 上疏諫新法不聽遂請致仕上表謝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聞者壯之 公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文清麗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朝廷每有大議未嘗不與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 勇於內者請立嫡嗣冒嚴威論新政引古義以爭辭祿位退不起無勇而能乎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公遂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以師禮事之 嘗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成者少矣 為說書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身不能修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晚居宿州真揚間衣食不給或至絕粮處之晏然家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於州縣在和州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間居讀易通考諸儒之說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 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加病中風人口不能言養疾者問所欲病者不能答公教

以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服藥梳頭洗面之類東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為人處事如此　仙源嘗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

韓維轉許　英字持國忠獻公之子官至門下侍郎　篤志好學閑閭不仕　神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帝稱善　侍邇英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閑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事之臣也陳於前者皆聖人之經歷代之史也御燕閑則可以留刻漏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諮訪之情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秉筆以待

鄭俠字介夫福州人　數言新法之害不報時大旱河東北陝西飢民市麻糗麥麩為糜掘草根取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門乃繪其所見為圖假稱密急上銀臺司以聞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疏奏上觀圖長吁數三寢不能寐乃罷新法十八事民讙呼相賀是日大雨

傅堯俞附剎字欽之鄆州人官至侍郎諡獻簡公 為御史諫官

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繫忠諫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

然 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言出為和州也通判揚州

問之曰公以直言所在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

言職豈可已哉今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

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太皇太后諭近臣曰清直一節終始不

變金玉君子也 溫公曰清直勇三德吾與欽之畏焉洛之君

子邵堯夫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

蘇頌緗者字子容泉州人徙居潤州中進士第 每聞前輩善言

則終身佩服 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

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好刑名則韓

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好聚斂則桑羊皇鏄之徒出而

民困於掊克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豈惟

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或者豢養於

人者由其有嗜欲也 謝表云憫臣之蹤奇多難特軫淵衷勉

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 公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

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劉贄 字莘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謚忠肅公　為御史上
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
二三年間開闔動搖無一物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
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
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
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
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無能使少儇
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流俗敗常蠹民者謂之通變
今三邊搶攘未寧之河北大旱諸路大小民芳財之際官織耗聖
上宵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
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貶

范祖禹 [illegible] 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先嘗為六史大著唐鑑官至
內翰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
吾故漢將軍鄧禹也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為名　伊川凡
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曰自三代以後無此論議 [illegible]
又元祐初伊川為說書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頤

自度之溫潤之氣導夫色溫而氣和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
意 講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一首公謝表曰臣
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節尚書論語
孝經要切之語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詔朝當
講前一夕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講其説平時溫
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
典故以爲勸戒其音琅琅聞者興起 就居城西白家巷東隣
陳所園也行至園不敢高辨 時有三黨公師溫公不立黨
成文粲然得講三昧也
鄒浩字志完常州人吏部侍郎修撰志行常云聖人之道備於六
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但於十二時者自家
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時田晝者字承君
故宣簡公侄也人物雄偉議論慷慨志完性懦得承君故遇事
激厲承君作墨子詩云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謂
人曰爲志完發也志完諫立劉氏爲后得罪見承君出涕承君
正色曰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
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曰

君之贈我厚矣

陳瓘（神哲徽宗）字瑩中劍州人中進士甲科位至監察御史謚文肅公
以所乘舟偏重喻章惇　見蔡京視日不瞬知其得志無君
自肆矣　引杜詩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之句斥蔡京言
著尊堯集深辟王荊公誣妄　張天覺好佛公遺簡曰辟穀非
眞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勤[illegible]地無愧是神仙

陳襄（仁英神哲宗）字述古福州人登第官至樞密直學士太常侍讀　常
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閒益自篤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
妹以義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四
人氣古行高磨礱鎸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閩中士人宗
之謂四先生　知建州繕學舍親講邑中子弟　仙居縣僻陋
民不知教公作勸學一篇教之　知常州廣郡庠授諸生經義
學者大盛　臨終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劉恕（神）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官至秘書丞　少
穎悟讀書過目即成誦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
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驚異　前世史記及閭里所錄雜說
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袞袞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

掌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付面諶言而背毀
口是而心非者多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
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議其得
失無所隱

陳無己 許渊神 又名師道一字履常 公苦節厲志自其少時早
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
也在詞賦六一堂詩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傳欽之為吏部
侍郎欲與相見以問秦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
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
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因懷金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言論竟
不敢出居都下逾年未嘗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
得公以書諭之

馬伸字時中進士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為監察御史號東平先生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公求見伊川先生凡執贄十反愈恭且曰
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
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必風雨必早造焉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迎元帥康王書成自抵錄臺司

進之吏不受大叱吏即以徵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得書氣沮其
書略曰相公逼於狂虜使當僞號閤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
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
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宗之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宗存
趙以故耳今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国統有敀宜其發使通問歸
清宮室率群徒共迎而立之閤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敀死有司
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耳

李邴字漢老濟州鉅野人登進士諡文肅公　車駕南渡駐蹕杭
州苗劉反露刃宮門上登樓撫諭公亟趍前責叱二凶凶歛稍
息又諭幾帥王元擊賊又叩宰相朱勝非及要侯鎸誥密引外援
制賊與鄭穀協心于内誦言于外及張浚等義師起公奉表請
復辟上御朝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辭氣折凶醜萬衆動色
具臣覥顏公謝表云謀侵淮南雖慙素望笏擊朱泚宗勳壯
心詰責凶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宗與秘議蓋出孤忠豈徼後
福　上又正大赦公草赦文云斷鼇立極所以開功成取日授龍
神明御正四方誦之　公天資高明積學深至早遊清要號稱
文士挤遇国難大節凜然為廊廟之器罷政十七年避時宰不

復出撫處徐孺子申屠子龍陶淵明之爲人晚兼世故深造以
道

陸邦彦字朝美河間人及第釋褐　公家儒學三世自兒童時出處如成人力學至忘寢食寓宮者十三八郡學頭角嶄然公之光祿公將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　使契丹虜酋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奪公之志　知冀州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悉求南公獨請北真能體國公道逢士夫有自大名來者語公北冠兵與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達中興十議

張燾字子公饒州人謚忠定公　和議成復河南陝西境上以祖宗陵寢久淪異域詔公修奉湔掃公往朝拜陵寢良久道權迎遂入栢城披荊履奠隨宜葺之而還奏言諸陵澗木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異以爲中興之祥上問諸陵寢如何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帥成都發粟賑飢撫民禁貪關渠蠲稅修文翁舊學與諸生講論經理修葺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新張乖崖祠蜀人大悅　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尤著惠愛百姓皆繪像以事後帥李

像贊六　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
以慰斯民

鄭瑴字致剛　駐蹕錢塘苗劉逆乱公謀求北走平康金陵與顧
浩等議與復辟遣所親謝嚮尚变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
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皇勢此為上策撰杜鵑詩親寫令
携去呈示諸人以為驗詩云杜鵑飛々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
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挟以飛嚮至平康以詩徧呈浚等
莫不嗟歎感激奮厲為赴難之計杜鵑比天子百鳥比百官欲
命百官扶護天子還宮耳

周葵之字茂振海陵人策進士　玉帛之舉朝論不一公語人曰死
国臣子當分况吾素志耶殺身而有益国家其甘如飴上疏極争
曰彼有速亡之形我有厥復之冀尚使揺尾乞憐復下穹庐之
拜臣切恥之公儀容灑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神仙
中人

張浚字德遠進士魏国忠獻公　為處城令徧行邊壘覧觀山
川形勢循有舊日戍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朝宗以來守邊
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宗故一朝當樞筦之任悉通邊

事本末　發平江兵至秀州有刺客至帳前曰某讀書知逆順
豈為賊用但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兵至賊遁去請太后
迎駕復辟　撒离曷黑峰寺寇汾州遣統制曲端拒之兩戰皆
捷至白店原虜乘高望之號哭虜目曰啼哭郎君遂引去　曲
端在陝西時屢嘗挫虜浚欲仗其威聲為都統制端登壇歡
聲如雷及白店之敗譖以反狀送恭州獄端嘗作詩云不向關
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以此成罪端歎曰吾其死矣呼天
者數聲端有馬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及死士
大夫莫不惜之西人以是非浚焉　被譖落職詔視師江上將
士見浚素勇氣十倍時湖寇楊么據洞庭浚忽平之命岳飛屯
荊襄以窺中原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韓世忠劉光世揚沂中
岳飛等皆為羽翼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賜之　在連作四
德銘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入覲曰導
諭　上書聖主得賢臣頌賜之倚如長城　被譖貶以家事付
栻杓曰吾不能恢中原雪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葬我衡山足
矣　為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
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之　嘗作詩云辭包用事人心去

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
趙昂字元鎮解州人為相進用伊川門人 入奏時見上自外接竹
入內奏事畢呼主事者黃彥節責曰頃歲艮岳花石之擾皆出
汝曹今復蹈前轍耶亟令罷役入對上改容謝之 上書專攻詩
宣示宰執昂曰陛下不忘燠復臣等敢不自勉 為檜所忌貶
死吉陽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進士淵聖召為尚書高宗召為中書舍人
好讀春秋左氏西漢書詩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博學自經史兵
流地誌星經曆法佛老蛮夷序錄無不記覽指事析理引物託
喻馳騁今古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自成一家 典冊施之朝廷
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㬌耀一世詩律高妙 一不往隱相之
門[illegible]帝賜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
詔令誥命多出其手 自肆於山水文詞益工

晏敦復字景初元獻公曾孫登第 伊川道學為天下宗公一不遠
千里而見先生一見奇之學問日益純正士類推重 檜為相
公憂曰姦人相矣 居天官秉心益公請謁不行區別賢否銓
總平允 檜使人計之公曰吾不以身計而誤國況吾薑桂之

性到老愈粹請勿復言
棊宗禮字叔厚高密人號北海先生在玉堂五載 自幼不好嬉弄學文月開日益十歲能作銘以志邑人之行屬辭音節皆中律呂父見而大驚 駕臨平江有旨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當行詞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禍常記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微具臣動色志士興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 屢上宰之中原之策 川陝宣撫使吳玠以功進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皋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 繕城郭屬甲兵輸錢帛簡舟艦疚心夙夜殆廢寢食使大駕凱旋七州數十縣之民按堵自如不知邊書羽檄之遽公之力也趙思誠祭文曰奕棋音律悉皆洞曉酒酣氣振議論風生長歌慷慨旁若無人真一時之英也
臣居正字剛中 自幼嗜學晝夜不息 謂范宗尹曰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拯所學援元元塗炭中尚誰待某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某知罪矣 排權劾貴所言無所避大駕親征扈至平江羽檄押

至柄臣或進退保詰上顧曰王某必不肯為其為上所欽如此
擅專國以疾退
潘良貴字義榮天台人進士第　宣和初為博士論斥大臣蒙蔽
之姦建炎初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用
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紹興為左史奏言二帝蒙塵之
久及生靈塗炭之苦　此退向子諲　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
八百六十餘日　接朋友教子弟以孝悌忠信節儉正直為本
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
張九成字子韶崇國文忠公　夙學天成八歲嘿誦六經通大旨
父命客試公荅如響且置卷數祖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
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以聖言為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
也十四游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
隙以視則歛膝危坐對資大編服膺切慚若與神為伍　射策
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為心毋以驚
憂自沮又曰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在陛下伺
如耳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春陽兆氣必念兩宮之不共此
融和也夏院凉意必想兩宮之不共此踈暢也秋夜凄風兩宮

得無憂乎朔雪交寒兩宮得無寒乎水陸珍饌必投筯而起曰
膻粉擾羊兩宮何不便也廣廈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氈帳
兩宮必難處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子之樂而陛下以萬乘之
故不能溫凊定省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無窮長吁思欲掃
漠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知陛下者如此且陛下親近儒者
開論成敗而惟見閹寺之言乃狐狸夜呼而鵂鶹晝舞也爲秦
貶逐號橫浦居士

王庭珪字民瞻吉州人號盧溪先生　宣和末知時事阽危無宦
將意已有盧溪築草堂藏經來者戶外屨滿雖不仕常懷憂國
之心事苟宜民必告于當路　胡忠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
公獨以詩送之曰囊封朝奏九重開是日清都虎豹寒百辟動
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窮州瘴海
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方召賈生還大廈本非一木支欲將
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忠簡
賓之曰嚴耕名已振京闕求信終身袖手間萬卷不　顏氏樂
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兩社年

宋久元老蒼生拭目望公還王氣從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
危不因湖海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歲竒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
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厦將傾要力持為時相所惡
貶辰州遂入素王公爭以為師年八十讀書益力夜分乃寢
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　學極高明尤工詩選　揚誠齋序集
曰詩工而言直　周文忠贊負公畫像曰嘲弄萬像雕琢天和窮
則退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又曰井無波蓋風破而文成
非月鍛而日煉又曰造物其如予何
向子諲字伯恭故相文簡公五世孫憲肅皇后之再從侄　以張
子房五世復讎言之事陶元亮不肯仕之語為論　公有鄉林之
文集朱臨庵序之略曰當靖康建炎之際絕徽欽之音鄙而禀
其家族宣甫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王帥率守孤城以抗
強虜育勝之鋒遏群盜橫流之勢身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
紹興之初大臣始決忘讎言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
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深念創業之艱難不
可遂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又曰得竭股肱之力宗社再安有勞
烈所謗則於二子又有光焉又曰中年乞身自放於江湖之上

一觴一詠若無意於工拙而清爽閒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
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過也　初上親書鄕林二字賜之
向子忞字宣卿以伯永嘉郡王宗良恩任登仕郎　天賦正性孝
悌忠信之外不學焉避地南方雖艱難覊旅中奉先之念不忘
世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爲祭儀撫養兄弟宗族幾百口人無
間言兄忠毅公罵賊不屈與諸弟三人皆死收其遺骸而葬之
訪尋骨肉之存者攜乃挾南渡　嘗提點荊湖衡人立祠冊使湖
北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積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　號隱
齋之伊山乃晉桓伊故基結廬置書栽竹幽蘭蔭藹時前後春
葩秋馥以時自献猿嘯近嶂鳴馴曲池馬堙車喧杳然雲水之
外胡寅韓璜時往吟詠
李顯忠字君錫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賜今名其先唐公子也
公之在母數日不能娩有僧曰所生乃男子當以刀剖之乃矢
鎧甲各一置母左右公生立於蓐火光爍然一族異之自幼倜
儻有遠略忠壯慨然曰男子自當立功名於戰陣取富貴何藉
門蔭耶　兒時與鄕里同輩推以射識爲戲不合意則鬪
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

一日行壽春道中有虎出林公發一矢中口貫頷以弓弦斃之用兵先計後戰卒如所料　造用戈船神臂克敵弓鵝鶻簡易折箭而誓言敢語爾主敢我二聖復我疆土關昌聽命惟謹馳去值水汎濫舟不得渡虜斷南路公不得已奔夏倉主甚喜時公之家屬盡為虜害公抱終天之痛切齒裂眥恨不即死為夏破青面野又夏主大悅得兵十萬鼓行而東賊皆迎降擒得害其親者二人剖心以祭遂得便還國高宗嘉息甚渥　嘗戒子曰吾束髮從軍不以私憾殺一人官至二府無纖毫累但國恩未報大讐未復汝曹當竭力盡忠以繼吾志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　徽宗嘗夢有題亭樹壁間數語者覺不曉所謂及對所論多與夢合上歎賞　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遊此所以為道也又曰居安慮危在治思乱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逵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置之孰能危也上奇之　言陛下邇來蓄能鳴善鬪之禽龍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殆矣傳聞中貴人臂鵾鵡入後苑逐禽數夫以天子

何以自輕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命悉縱鵰鶚久馴不
去雖以醒上梃逐之不去乃刻公姓名於梃頭以志之 真西山
序公文以公之仕挾持世道比子陵清節救漢
歐陽詢字全美吉之永和人崇寧進士 朝廷議割地上書言地
不可割 時宰以公御致朝命公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
誤汝輩勉爲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屬執送燕遂死
朱弁字少章 建炎戊申遣使問兩宮安否大夫莫敢行者公慨
然自請即與王倫同行及倫還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
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需此願留見授使某
一有意外之辱將抱以死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不平
之氣發於詩號聘游集 後王倫復歸敵公奉送徽考大行之
文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採擇茂林豐草之蔽雨露於當時絕
嘗蘇武犯風雪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
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 公歸上引見勞
苦嘉嘆公因言時幾之不可失而請圖中原
郭永字慎思 丞夢節公 天資雄爽志氣剛直身長七尺美鬚髯
望之如神仙人 太原帥多用重臣宴享豪侈苛取諸縣民苦

其欽公抵書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籩豆之費仁者忍爲是耶　虜趨京會天寒城池皆凍虜藉氷錫鐵不交而入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漁氷不能合虜至城下數息而去　聞兩宮北狩號絶仆地虜入大名城陷公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欲以富貴啗公公瞋目詈罵遇害　博通古今見古人立名節每慨然有慕顔魯公爲人

劉基　瞅自幼聰明天文兵書無不通曉嘗游西湖見異雲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當有王者興我當輔之人皆以爲狂惟趙天澤奇之曰諸葛亮之流也　太祖聘延之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宣濟以仁德　剛毅不以利害怵每遇急難計畫立就

曹端　山西學正　篤尚理學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兩磚皆穿世稱晦庵之亞本朝理學之冠及卒一郡罷市巷哭

揚榮　時宦官王振用事榮曰吾輩衰殘當薦後生以報國家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入內閣謂揚士奇曰彼已厭吾輩矣他日內出片紙吾輩束手不若及今薦吾輩中人與之協力士奇服其言

史要聚選卷之九終

田以采
朴致維梓

KOR

Restricted shelf

DS
734
S38
1679
v.5